

地 初
集 府
志





A541 212 0016 9617B

地府志序

新小說夥矣然觀其意旨總不外情節離奇四字絕少激昂慷慨之文蓋著書者大都爲銷路起見不得不投時所好也上邑葛嘯儂茂才負才使氣不合於時滿腹牢騷無處發泄每於教課之暇從事小說凡所見所聞可笑可哭之事皆托於遊戲著爲文章自去歲以來刊行者已有宦海風波時髦現形記及三路財神女學昌明并三續濟公傳等六七部每一書出爭相購閱風行於時是書以地府托名而實關世事罵鬼耶罵人耶人而爲鬼爲蜮則以鬼視之而以鬼罵之矣至其語言含蓄情節幽遠看似尋常實有深味翻閱一過不禁叫絕因特將其用意之處加以圈摘用醒閱者之目并畧叙數言弁諸編首

戊申三月合郡王慶壽謹誌





地府志初集目錄

卷之一

第一回

想發財甘心剪髮辮

傷遺體老父顯陰靈

第二回

學新派不敢報親讐

奪廟產一氣入地府

第三回

冒新學公所請醜魂

震虛名大聖邀滑鬼

第四回

忘根本肆口輕聖學

怒毀謗拔劍斬狂儒

第五回

見先師殿中崛起

遇大員路上縱談

卷之二

第六回

回公所滑鬼備演說

上講臺先聖發至言

第七回

奉王旨窮鬼掌部事

拍馬屁學董宴尙書

第八回

赴私宅考猿現跡

謁部堂教士投文

第九回

鬼御史要求換腦

留學生代撰願書

第十回

保釋教佛祖降臨

爭遊學聖賢辯論

卷之三

第十一回 沿舊例逆犯送學

免私刑罪人哀求

第十二回 得賄賂夷部索囚

施法術野猿鑿腦

第十三回 去本性恩將讐報

換黑心死去活來

第十四回 用逆黨醫生用計

製替身法術無邊

第十五回 打洋鬼大賢施勇

救教士西崽求情

卷之四

第十六回 攬輪權英國肆要求

遭枉死冤魂赴部署

第十七回 盤根底兆南受窘迫

查案卷秋瑾得冤仇

第十八回 接巡撫閻王拍馬屁

示懲罰大吏入豬胎

第十九回 解讐結懇求女士

申家長壓制冤魂

第二十回 下戰書君臣籌計

因換腦醫士被脅

地府志初集卷之一

第一回 想發財甘心剪髮辮

傷遺體老父顯陰靈

話說陰曹風氣隨陽世爲轉移陽世守舊則一般守舊之人上至公侯將相下至士農工商都株守舊墨胸中毫沒一些新思想一旦靈魂兒至陰府也不過與在陽世一般自甘淺陋不知振作做官的仍敷衍了事讀書的仍醉心科舉至於下流之人更不足道若近世則不然做官的在陽世奉行新政自命爲新世界人物自然到了陰司也有。一番新舉動了讀書的在陽世鄙薄科舉出洋的出洋進學堂的進學堂自然到了陰司也要。創。立。新。說。興。辦。學。堂。做。一。番。鮮。新。事。業。了。著。書。的。先。把。松。江。華。亭。縣。裏。一。個。人。首。先。表。起。作。爲。開。宗。明。義。第。一。章。原。來。這。個。人。姓。姚。名。兆。南。號。叫。孔。長。世。代。住。在。華。亭。縣。的。亭。林。鎮。他。本。是。個。不。第。秀。才。在。科。舉。沒。廢。的。時。候。也。曾。研。究。八。股。凡。有。名。墨。卷。沒。一。篇。不。熟。讀。胸。中。以。圖。徼。幸。中。舉。不。料。時。運。不。齊。命。途。多。舛。七。次。下。闈。依。然。一。領。青。衿。攀。不。得。月。中。之。桂。正。在。懊。惱。欲。死。的。時。候。忽。然。聽。人。傳。說。有。上。諭。下。廢。去。科。舉。興。辦。學。堂。他。心。中。一。想。國。家。既。要。廢。科。舉。必。定。看。重。留。學。生。了。這。件。事。吾。早。已。想。到。如。果。消。息。確。實。吾。必。然。好。趁。此。發。財。成。名。於。是。就。慌。慌。張。張。的。奔。到。朋。友。家。中。借。了。一。張。新。聞。紙。

一。睛。果。然。論。文。後。接。續。就。載。著。這。道。上。論。他。一。見。之。下。喜。不。自。勝。回。到。家。中。立。刻。帶。上。銀。兩。趁。搭。小。輪。連。夜。趕。到。上。海。起。岸。徑。至。洋。行。中。買。了。一。身。黑。呢。西。衣。及。皮。鞋。呢。帽。仍。附。輪。回。家。既。到。家。中。就。要。叫。他。妻。子。胡。氏。把。頭。髮。剪。去。胡。氏。那。裏。捨。得。再。三。不。肯。經。不。得。他。厲。聲。催。逼。這。胡。氏。也。是。三。從。四。德。的。女。子。焉。敢。十。分。違。拗。只。得。戰。兢兢。的。取。了。剪刀。兒。走。到。他。面。前。心。中。實。在。的。不。忍。下。手。姚。兆。南。又。催。道。吾。的。辮。兒。又。不。是。你。的。頭。髮。千。你。什。麼。事。你。快。給。吾。剪。罷。胡。氏。道。官。人。剪。了。辮。兒。做。什。麼。事。呀。姚。兆。南。道。吾。剪。了。辮。兒。就。好。扮。做。日。本。留。學。生。美。國。留。學。生。法。國。留。學。生。隨。機。應。變。就。好。靠。此。發。財。胡。氏。自。從。嫁。到。姚。家。景。况。窘。迫。異。常。弄。的。典。質。一。空。了。此。刻。聽。到。發。財。兩。字。什。麼。不。心。動。忙。問。道。官。人。什。麼。一。剪。辮。兒。就。會。發。財。呢。姚。兆。南。道。你。不。知。現。在。已。有。上。諭。下。來。把。從。前。的。科。舉。廢。去。天。下。都。要。興。辦。學。堂。了。學。堂。是。仿。外。洋。制。度。吾。們。中。國。素。來。沒。有。的。吾。趁。早。剪。去。辮。兒。扮。做。出。洋。學。生。學。成。回。國。到。各。處。張。羅。銀。錢。開。設。學。堂。豈。不。好。靠。此。發。財。胡。氏。聽。到。這。裏。心。中。暗。想。道。這。個。計。較。倒。也。不。差。把。他。一。個。人。晦。氣。去。多。賺。些。銀。錢。回。來。吾。樂。的。豐。衣。足。食。享。受。下。半。世。清。福。豈。不。甚。好。主。意。想。定。就。不。等。他。丈。夫。說。完。立。時。提。起。剪刀。在。姚。兆。南。的。辮。根。上。只。輕。輕。一。剪。但。聽。如。春。蠶。食。葉。一。般。嗖。嗖。早。已。見。一。根。

又粗又長的辮兒從頭上取下拿在胡氏手中了。姚兆南即時取了木梳把剪剩的短髮往前梳順了一面脫卸舊衣穿上呢服一面吩咐胡氏卽把這辮兒丟在茅廁裡。胡氏又捨不得道好好兒的髮辮何苦就要丟他在茅廁裏。姚兆南笑道你還有所不知道哩。吾把這三千煩惱絲埋於糞穢之中。他永遠不得超生。吾頭上剩下的根兒見他如此吸苦再不敢長出來。吾從此就好做個新世界人物成名成利了。胡氏一聽也說的不差。果然聽他命令奔到後面茅廁邊拾了塊石頭兒把辮梢線縛了撲通一聲丟在廁中。自己還自言自語道不縛石頭兒他必然要浮起在上面。人家見了又要將他撈起。他仍得脫去污穢超身世界。如今被吾這樣惡作劇。他只好在這坑底下過活。永遠不得翻身。好給那沒長起來的許多頭毛作個榜樣。走至前面見了兆南又把這個計較說了一遍。兆南也歡喜不勝。贊了他幾句。二人同到房中坐定。兆南就鋪帑磨墨拔筆在手。凝那學堂章程。胡氏見了。就立起身站在案旁觀看衆位。想想這學堂關係教育的事情何等重大。何等慎密。卽使真個有本領的遊學生會齊了衆人。大家議擬也許有十天八天的工夫才能成就哩。他一個破舊秀才不知學堂爲何物。擬的出什麼章程。擬了半天仍是一個字也沒有看看天色已近黃昏。心中十分焦燥。胡氏見

丈夫爲難情形心中明白道官人莫非這種章程不易擬的嗎兆南道自然難的吾經營了這一天連一個字也擬不出胡氏笑道官人你真不聰明了外洋既設立學堂必有章程的你只須去抄他下來就是了何必要自己擬他兆南被他一提心中立時省悟道不差不差這種章程新聞帛上時時載著吾只須去抄他下來便了於是夫婦吸了夜飯上床睡覺姚兆南因爲日間奔波了一天精力早已疲倦一上床立時入夢方在朦朧之間忽見他父親姚潤翁手執拐杖走至面前兆南抬頭一睜見他滿臉怒容正要叫他忽聽潤翁大喝道你這不肖子你要發財也不值得傷殘父母遺體輕剪髮辮人家真出洋遊學的到了外洋不得已暫時剪去及至回來就都要把他留長起來穿上舊衣服仍做中國子民你要冒充留學生應該從肚中學問著想不應該在這形式上著想買買然剪去辮兒改作洋人况且創辦學堂第一要經費要籌經費無非在地方公欸上著想現在各處公欸都被那劣紳惡監吞沒的吞沒把持的把持你那裏想弄的他出來兆南不等說完就接口答道吾並不想地方公欸姚潤翁道你不想公欸想什麼呀兆南道吾想地方官長同富商大賈的錢現在既奉旨辦學堂吾只須立本捐簿送上去不怕他不答應姚潤翁聞言哼了一聲歎了半晌道你這壞東西不

知世故就想辦學堂。吾知道你的死期近了。你可知現在的官長是比不得從前了。那一個不是想發財出來的。你若肯送些給他。他自然收。你若要他一個錢。比要他性命還利害三分。至於富商大賈也。個個一錢如命。休想拔他一毛。你現在要靠此兩途借學堂賺他錢。將來上了馬背。下不下來。這條性命必然送去。快些聽吾好話。息了這個人心思。罷姚兆南在夢中一想。倒也說的不差。心中頗自明白。有些兒悔悟了。姚潤翁見他不言語。就知他意思立時堆下笑來。道好兒子。吾知道你這個剪辮子辦學堂的計策。不過爲窮困所逼。出於無奈。所以吾特來提醒你。你果然聰明。一說就懊悔。不至於送去殘生。吾心中十分快慰。你快些醒去罷。吾陰府事忙無暇在此多耽擱。兆南正要。有言忽見東面來了個東洋裝束的人。雙手拿著一支手槍。飛奔前來。對著姚潤翁道。人家剪辮子。願做吾們的國民。干你什麼事。你是泉下的人物。做你的事。就是了。還人死心不死的。在此嘮嘮叨叨。其實可惡。不要走。吸吾一槍。罷話未說完。只聽一聲響亮。槍珠早已著在姚潤翁身上。應聲倒地。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學新派不敢報親讐

奪廟產一氣入地府

話說姚兆南在夢中見他父親被洋人用槍擊倒。一時悲從中來。就攘臂握拳。飛奔上

前要與他一死相拚。那洋人見他走近滿臉堆下笑來。道：「好新黨。你莫要動粗。吾有話給你說。兆南雖然悲憤見了洋人。先有三分羨慕。七分懼怕。只得垂手問道：『你殺了吾父親。還有何說？』那洋人道：『好新黨。你莫要動怒。這般頑鋼黨。放他活著。阻遏新機。大害吾國名譽。進步的還是擊死了他的好。』姚兆南道：『你還有所不知哩。如果別個人你擊死他。也不干吾事。無奈這是吾的生身父。你無端把他用槍擊斃。吾焉肯與你善罷甘休。』那洋人聞言哈哈大笑道：『你這個人是假新黨。不是真新黨。如果是真新黨。無論生身父母同胞兄弟。只要他是頑鋼一派。心中就恨如冤仇一般。即使人家不去殺他。他自己也要殺他哩。』吾今天把他擊死。即是爲你們新學界上除去魔鬼。你如果真要做那新世界人物。非但不應該怨吾。還應該謝吾哩。』兆南一想。他說出這句話來。諒必他們國中。必是這樣的。吾現在一心要學新派。倘然今天同他爲難。他到外面一張揚。人家就要說吾仍拘守著老古例。幫輔頑鋼爺爺。吾到那時。就是再剪去一根髮辮。再穿上。一件外國衣服。也總騙不信人家。是個新學界的遊學生了。什麼再能够借了學堂騙錢。用想到這裏。把一股無名火。硬的按捺下去。又轉念一想。道：『這被他打倒在地下。的到底是吾的父親。吾眼巴巴的瞅他被人打死。不給他報仇。於心何忍。想到這裏。又

要上前去打這洋人又見了他實在可怕不敢動手。事在兩難倒弄的摸耳搔頭躊躇不已。不料那洋人見他如此光景就够奔上前用手中槍向他頭很命打下。兆南覺著頭頂上一痛頓時醒來張眼一瞧自己睡在床上方知是南柯一夢。頭上疼痛非常用手一摸原來他睡的沒帳床頭上就是兩個破舊箱兒箱兒上面堆疊著許多破碗盞被鼠偷食打翻下來剛打在他頭上。所以如此疼痛兆南雖然被打也不在意心中祇緊記著夢中洋人說的真新黨無論父母兄弟只要是頑鋼黨就好攻擊的這幾句話從此就立定主意作爲冒充新學的不二宗旨。此時胡氏被他驚醒了兆南就把夢中之事說了一遍胡氏道這是你心記不必去說他快些睡覺罷於是夫婦二人從復入夢一宵無話直到明天姚兆南有事在心清早起來梳洗已畢吸了早餐一徑出門到他知己朋友王鳴高處那王鳴高也是個本邑秀才平日文名頗好所以門下極盛藉此支持門戶頗爲寬裕自從昨日得了這廢科舉的消息知道從前所學都沒用了。一時憂形於色昨夜通宵達旦沒有睡著。今天雖然起身仍是坐立不安想不出計較來忽然門外有人叫門聲音頗熟開門一瞧見姚兆南已改了洋裝心中十分詫異道姚南兄你今天什麼改扮的這般裝束了兆南笑嘻嘻的答道吾昨天已到東洋去了。

回來哩。王鳴高道此去東洋有好幾千里路程什麼一夜天就能回來兆南笑道吾非但一夜天轉回而且在這一夜天工夫裏卒業了。王鳴高道這明是鬼話了兆南走上前附著王鳴高耳朵低低說了幾句又高聲道橫是吾素來又不處館又不出外人家不知道吾仔細的祇說吾在三年前到日本留學今歲方纔回來的你同吾是知己朋友也須給吾遮瞞遮瞞包荒包荒吾將來如能因此得意必定也把你提拔起來大家發財。王鳴高聞言也自歡喜答道這就是了這幾句鬼話吾必定能說的姚兆南道吾還有件事情給你商議哩王鳴高道什麼事姚兆南道吾現在就想開個學堂苦於沒地方你給吾代想法子罷大約須有二三十間房屋才够用王鳴高道這裏有個青蓮寺地位極大外面的產業也不少何不就把他奪來作爲學堂產業非但房屋够用而且連經費也有了豈不兩全其美姚兆南道這寺和尚頗有神通恐怕奪他不到手倒因此壞了名譽。王鳴高道吾昨見上諭不論庵觀寺廟只要不列祀典一概充公開設學堂和尚道士俱勒令還俗他既有這個主意那怕奪不動他姚兆南道不差這上諭吾也見過的既然如此就煩你擬一個稟稿吾再去合幾個人列名明天就遞進去只等這廟奪來就好一面布置一面籌經費了王鳴高見自己也有利可圖自然求之

不得便滿口答應毫不推辭於是姚兆南就轉身出來徑到幾個朋友家裏把此事說明并許他們許多願心諸位想窮讀書人那個不想發財況且又碰到了這般無路可投的時世經不得兆南花言巧語這個哄騙他許他將來做教習那個又哄騙他許他將來做監起居自然個個心花怒放滿口應承不到半天倒被他合到了十餘人到了明天王鳴高也早把稟稿繕清填寫名字連他二人共計十四個當日就遞了進去知縣一看倒吸一驚忙去與師爺商議道現在開學堂是奉著特旨的如此大題目那可不。准。只是吾聞得這和尚神通廣大專一交結權貴倘吾擅自許了他到上司那裏去翻起案來這個風火就大了師爺道不要緊吾們一面差人去暗暗關切和尚一面把他稟詞抄錄附文詳上去准不准等上司去做主非但好脫卸這個風火而且還好討好和尚哩。知縣聞言連聲說好忙一面派心腹人立刻到青蓮寺暗地知照一面申詳三大憲果然和尚聲勢大一個電報到京不多幾日就有一個覆電來說已知照該管上司不許批准和尚得電揚揚得意仍過他的好日子只苦了姚兆南一個人攢謀了好幾天接到批語非但不准而且還申飭了一頓說他借公營私覬覦廟產斷非安分之徒那些列名的人知道了也一個個你來埋怨他吾來埋怨他都說他敗壞人家聲

矣。兆南這一氣已經氣的半死。又見人家你也開學堂。吾也開學堂。經費也充裕。地方也寬大。弄的興旺非凡。而自己各處求捐。纏因平素交遊不廣。人家又都觀破他的行藏。知他是冒充。不是真正畢業生。所以大家都不肯捐弄了。月餘連一個錢也捐不到。自己倒賠去許多心思。脚步費用。又氣的半死。兩面夾擊。就生病了。他一生病。就知道自己不起。交代胡氏道。吾在陽世擠不進新學界。開不成學堂。到了陰司。定必要做一個新學鬼。開一個學堂。吾死後。你就把吾這身外國衣服。穿了入殮。又吾是舊學界人。只知道之乎者也。不曾講究過新學界的許多新字句。你給吾托人買幾本新書。放入棺中。待吾看熟了。好去冒充。說完了。雙眼一閉。過了一刻。又張著眼對胡氏道。吾的病。是爲這青蓮寺氣出來的。這個和尚。同著那些禪貴。吾必要到陰司去告他。一狀你再多備紙筆。放於棺中。吾好寫狀詞。胡氏一一答應。他從此就不再言語。過了幾天。竟一命嗚呼了。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冒新學公所請酸魂

震虛名大聖邀滑鬼

話說姚兆南。他却不自知死去。只見有人持著一個名片。到他床前。給他看。上面寫著勸學所恭請姚某君。屈駕會議事件。他一瞧。就詫異道。這個名目。希奇的。很。吾們中

國幾千年來從來沒有的到底是什麼地方就問來人道你是那裏差來的那人道吾是勸學所的茶房奉總董之命特來相請姚兆南道勸學所管什麼事情的那人道專管學堂事情的吾們總董因爲聞得你新從外洋卒業回來已改扮日本裝束所以專誠差吾來請你去商議學務兆南聞學堂兩字心中霎時大喜從床上一躍而起跟著來人往外就跑耳中但聞胡氏隱隱哭聲也顧不得去理他走到門外擡頭一瞧祇見黃沙漠漠朔風烈烈天地愁慘氣象迥異尋常心中十分詫異走了半天走至一所大院約共有百十餘間房屋八扇大門都洞啓著大門旁邊掛著一個白地黑字的牌兒大書縣勸學所四字正要問領他的人見他早已踏進大門只得也跟他進去走至第一進庭中聞裏進鈴聲朗朗東西兩旁忽走出數百人來長短不一兆南一瞧都是些寒酸種子有的認識的有的不認識的都一個個直進裏面去兆南也跟進去又走過一進就是個極大的庭心庭心過了就是一間極大客廳約可容六七百人廳上正中排著一個講檯講檯下面排著數百個長條櫈一層層像魚鱗一般甚爲整齊檯上立著四五個人環相隔太遠聽不清楚那些進去的人都上堂挨次坐下兆南不知是何緣故不敢上堂就立躡階石上叫來人上去通知那人領命就走至檯邊給檯上的人

輕輕說了幾句只見樓上人趕忙同下樓來走至滴水簷前高聲說道姚先生來了嗎
兆南一瞧原來一個是本邑翰林周卓如一個是本邑進士知縣李勉文一個是拔貢
舉人汪潤君一個是本邑廩生王紹康一個是本邑大挑教職鄒延儒都算華亭學中
老前輩忙上前作揖行後輩禮周卓如止住道你穿了這身衣裳就應該行西禮什麼
還拘著舊套兆南不知西禮到底是什麼體制只得含糊答應周卓如道昨有調查人
來所中報告說吾們本縣有個姚兆南君早歲出洋留學日本東京現已回來擬把青
蓮寺改作學堂不料和尚神通奪他不得氣的生病吾想吾們這學務公所中許多辦
事人都是舊學界中人於現在新學情形概不熟悉故自得了這消息即時會議定當
特在本邑城隍處上了一個稟帖特調請老兄來此主持一切兆南聞言失驚道城隍
干他什麼何必要到他那邊上稟這裏莫非是地府不成李勉文笑道不是地府那裏
就能够設立勸學所兆南道如此說來吾莫非已經死了嗎周卓如也笑道你若不死
也用不著你到學務公所來兆南歎了口氣道罷罷吾命中做不著新學界人只好做
新學界的鬼到地府中來做一番事業的了汪潤君道今天剛是大會的日期姚兄恰
到正好趁此機會把在陽世的學問閱歷對著大眾演說一番也好使許多來賓增進

些兒見識沒工夫說這閒話說罷用手一排引著兆南徑上講檯那些聽講的人見講檯上忽然來了一個洋裝斷辦的人大家以爲必是外洋卒業回來個個起身致敬。焉知兆南雖然這般裝束肚中所有的仍是從前舊學非但一切內容都不知道卽外面形色上的一切禮節規模也都茫然不見衆人起身他就雙手一捧對了大衆深深作揖。鄒延儒見了忙在後面用手一拖他大衣道這裏雖然是地府那些讀書鬼倒也刻意維新一切外貌早已講求的惟妙惟肖楚楚可觀了。你什麼仍用中國舊俗同他們周旋豈不要被他們恥笑說吾勸學所中沒有人兆南霎時面皮轉紅說不出話來汪潤君就立在檯邊向大衆報告道這位姚先生他本是個本學生員有志新學早年出洋在日本留學普通科三年卒業近日方始回來吾們聞他大名特懇城隍神專差到陽世請他到來姚先生也爲地府科學正在幼稚時代急於振興所以特捨去了自己生命捐棄著妻子家產到這裏來經理一切以便隨事整頓說罷回顧兆南道姚先生你把現在學務情形先報告衆位一番好等衆位知道陰司的學務不可一刻延緩兆南聞言心中著急道吾是假冒的留學生知道什麼叫吾演說些什麼周卓如見他遲疑催逼道姚兄說罷今天大會的時候僞促的很不過兩刻鐘就要散會了兆南被

逼不好不說又實在沒有什麼說。霎時急的面紅如火正在爲難時候忽見外面走進一個童子來雖然年紀不大倒也大袍闊服溫溫儒雅滿面的道學氣周卓如見了忙下檯來口中說道夫子差闕黨童子來了一面說一面迎接下去那童子見了周卓如左手拖著袍服疾趨上前說道諸位師弟今天又在這裏大會嗎兆南聽了大是詫異回顧鄒延儒道這人小小年紀什麼倒呼吾們做師弟是何道理延儒笑道你學了新學果然忘了舊時的制度了。舊時科舉沒廢的時候進了學就去拜孔子認做先師自居弟子之列這童子還是夫子在春秋時收他做弟子的闕黨童子這樣說來他是同學中的老前輩不認吾們做師弟倒做什麼話未說完祇聽那童子朗朗說道吾夫子在世的時候雖然周流列國不過在中國疆界之中見聞雖廣總沒有到過外洋的闕歷。方才吾們子貢大師兄報告吾夫子說你們勸學所中來了一位日本留學生也是吾夫子門下的弟子姓姚名兆南吾夫子聽了這個報告歡喜不勝對吾們說道吾門下的人向來都是些寒酸種子株守在家怕出遠門的現在忽然有這般有志氣人竟肯丟了妻子乘著長風破著萬里浪直至扶桑探求彼邦學問這種有志人及門中從來所未有的所以他老人家急欲一見詢問彼邦學問如果確有實用吾們夫子也想

籌了學費派顏師兄淵進法政學堂端木師兄賜進商務學堂仲師兄由進武備學堂曾師兄點進音樂學堂各就其性之所近專心力學待卒業回國就想開一個大成學堂專授及門的許多師兄弟好等他們各有真本領都堪爲小學校中學校師範之資不致被許多新學界人鄙薄輕賤笑爲迂腐無用之士所以吾夫子特差吾來請姚師弟煩你通知一聲請他跟吾去罷周卓如道怪不得外洋科學輸入吾們中國如此神速連吾至聖先師也佩服他竟要派幾位大賢出洋留學了童子道非但這幾位師兄要去學那專門之學就是吾也要去了周卓如道老世兄你想去學什麼呀童子道吾夫子給吾說叫吾去學各國語言文字將來回來好在夫子身邊做個繙譯周卓如道夫子給那些外國人沒什麼交情不消交接何必要用繙譯童子道你沒到過日本那裏知道其中情形現在那邊的許多中國人也給吾夫子造了聖廟了曾屢次的有電來要請吾夫子到那邊與日本許多科學先師會齊演說吾夫子一則因爲那些人口辯鋒利恐怕說他不過被他笑爲迂腐二則夫子除本國文字之外素未講求言語不通不便演說三則聞說那邊風俗極壞男女不分吾夫子平生最恨此等無禮之國所以不肯屈尊周卓如道原來如此這件事情吾們倒果然沒人說起過吾祇知道陽

世中國欽使奏明皇上建立聖廟每逢朔望許多留學生前去拜謁以表明雖崇新學仍尊聖教之意童子道這件事情吾也知道不必說他了現在吾夫子同著好幾位師兄坐在大成殿中專候吾回去覆命的吾在此閒話已經多時了快請姚師弟出來吾們一塊兒去罷周卓如道老世兄到此坐也沒坐茶也沒吸什麼就要回去請裏邊畧坐片時就叫姚兄跟你去罷一面說一面握著童子的手拖上講堂那童子心中本著急的很不肯上去祇因自少受過夫子教育外貌的應對周旋必從容不迫從不失禮故仍徐徐歷階而升做出一種趨鱗之態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忘根本肆口輕聖學

怒毀謗拔劍斬狂儒

話說闕黨童子被周卓如讓上講堂只得與大眾相見踏上演說檯卓如就指著姚兆南對那童子道這位姚君就是日本卒業生童子聞言忙緊走一步與兆南相見并述明夫子相請的意思兆南一想陰司的糊塗比陽間還利害吾並未到過日本不過穿了身衣服說了幾句假話他們就信以爲真另眼相看連聖人都不加察訪請吾相見真是好笑吾聞得新學界中人不讀四書五經不尊孔孟每每說起不是笑他迂執便是笑他道學吾今既自命爲出洋學生也應該學他們舉動做一個榜樣給衆人瞻

好堅他們相信之心。主意已定。就對童子道。既你們夫子要請吾就此去罷。童子聞言。笑道。姚師弟。吾給你同是聖門弟子。吾的夫子即是你的夫子。你什麼說是你門夫子的弟子。不是你們門下人了。童子道。你此刻雖做了日本人的弟子。從前曾經讀過吾夫子的書。入過吾夫子的泮宮。總是吾夫子的舊門下。什麼說不是吾夫子的弟子。此南道吾現在是新學界的人物了。如若再認在你們門下。豈不被人家看輕。什麼能望到身價日增。聲名鼎盛。做一個世界上表表的人物。快快不要說起他這裏是大庭廣衆之中。又是許多學界上的人。偷着被他們知道。就要瞧的吾一個錢也不值了。這是我一身的聲名事業。攸關你年紀太小。不知輕重。進退莫要亂說。快請走罷。童子被他一說。霎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恨不得上前打他幾下。給夫子出這口惡氣。無奈聖門中都以禮讓。雍穆爲主。不肯持蠻動粗。魯做那不文明的勾當。所以只得含容下去。一言不發。出了勸學所。徑到聖廟。二人在路上一則因他方才說話無禮。不肯再同他講話。一則因爲他是夫子門下的人格。外看輕。不屑同他說話。所以彼此默默無言。始終不交一語。走至廟門口。那童子也不叫他進去。也不叫他不進去。自己却抽身

入內飛奔至大成殿來剛走至二門口只見仲師兄雄糾糾氣昂昂的從裏面出來見他就道師弟你什麼去了這時候的吾已預備行裝只等你把姓姚的請來夫子問明情形就要派吾乘桴浮海到日本去遊玩了。你什麼這時候才來等的吾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只得跑到門口來瞧瞧你現在那個姓姚的在那裏快請他進來罷那童子聞言氣憤憤的說道仲師兄你還有所不知哩這人其實可惡仲夫子詫異道爲著什麼你要罵他童子遂把前言從頭至尾說給仲夫子細聽仲夫子還沒聽完勃然大怒胸下一部白鬚鬚根根倒豎兩眼圓睜雙眉斜飛口中大叫道吾夫子自從秦漢以來沒一個皇帝不尊而敬之崇而拜之或封爲王爵或封爲至聖先師春秋致祭必誠必恭沒個敢說句輕薄話的何物狂奴竟敢如此放肆待吾去殺了他消消吾胸中之氣即使夫子知道也未必會責備吾的說罷就從腰間拔出寶劍要出去殺姚兆南童子見了嚇的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雙手牽著師兄衣裾道師兄試不得的吾夫子從來以忠厚仁愛爲心不會與人家計較小事况人命關天豈容師兄這般誣爲妄作子路氣吁吁的答道師弟你不知道這種忘經背道的賊子放在陰司於吾夫子道德前途必有障礙不如早早殺却省得將來禍害吾們橫是吾殺吾當夫子責備吾一個人不干

你事就是了說完又要出去童子沒法只得一面把師兄緊緊拖著一面嘴裏叫道諸位師兄快來解勸解勸仲師兄要殺人了顏夫子曾夫子及端木夫子正在明倫堂侍立夫子身傍大家議論這出洋的事情忽聽外面闕黨童子叫喊之聲顏夫之道這小孩兒大約又在外面鬧禍孔聖笑道倒不是他鬧禍是仲由要去殺人他恐他鬧出大禍來所以在那裏叫喊不許他出去你們大家出去瞧瞧就傳吾的命令叫仲由不許殺人帶姓姚的進來見吾三人領命一齊跑到外面只見童子正牽著仲夫子衣裾仲夫子滿面怒容拔著寶劍一定要出去那童子一定不叫他出去兩個在二門口你扯吾拖做一團曾夫子就高聲叫道仲師兄夫子有命不許殺人仲夫子回頭一瞧見是曾師弟等三人忙問道夫子什麼就會知道這件事情顏夫子笑道夫子道冠百王德配天地無論什麼都預算得出來還有那一件隱瞞得過他仲夫子道三位師弟你不知道這姓姚的實在可惡他竟敢毀謗吾聖門吾今天不殺他難消吾胸中之氣顏夫子道現在姓姚的在那裏呀闕黨童子道現在外面頭門口端木夫子道這人雖然可惡既然夫子有命不許殺他仲師兄只好遵命把他帶進去待夫子自己發落仲夫子不敢不依只得把寶劍仍插在腰間曾夫子對闕黨童子道師弟你仍出去引他進來

到大成殿上見夫子去吾們都是聖門弟子不可失禮你仍須以謙恭爲主不可待慢他童子只得依言方欲轉身出去只見姚兆南在頭門外探頭探腦像要進來又不敢進來的形狀童子用手向外一招道進來罷兆南見了立刻進來顏夫子見他行動輕薄知他斷不是個有學問的人歎了一口氣道時世日非竟把這種人擡舉起來做後生的師表怪不得吾道要窮了話未說完兆南已走至面前並不行禮就問童子道既然你們夫子請吾來什麼放吾一個人在外面也不差人陪吾也不差人來引導吾是何道理今天幸虧碰見了吾如若碰了別個人就立刻轉身回去了你們夫子在那裏快引吾進去那邊勸學所中還要請吾去演說沒工夫在此多耽延此刻仲夫子已是怒髮冲冠恨不得把他一劍砍爲兩斷正要發作顏夫子見事勢不佳忙對仲夫子連連丟了幾個眼色又把嘴呶了幾呶叫他不要動粗仲夫子看見方纔把一股無名火按捺下去走進裏面焉知兆南一味的得意洋洋心高氣傲竟一些兒也瞧不出有人在傍動怒要殺他的氣象來跟著顏夫子端木夫子曾夫子及闕黨童子一行五人進了黉門徑够奔大成殿來此時仲夫子早已從裏面穿至大成殿他是心直口快的人見了夫子就把以上之事一五一十學說了一遍至聖先師微哂道這就是君子小人

所由分居今日而欲求君子那裏還有不過這種人是小人中之小人耳說還未了早見四個門領著一個人像猴子一般的一個人進來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見先師殿中崛強

遇大員路上縱談

話說先聖正談論間早見門人領著進來先聖就失驚道這人即是姚兆南嗎仲夫子答道正是他先師歎道自古祇有用夏變夷沒有用夷變夏的什麼他到了外洋不過數年之久就忘了自己父母之邦竟甘心學他制度穿他衣服這種人那裏是吾所望著他的說完了竟弄的愁眉不展欲要不見他他早已走進殿庭歷階上殿了欲要見他又知道這般人自命不凡不知自己過處不受教訓的此時至聖先師真弄的進退兩難了倒是仲夫子有主意道他既進來夫子就見見他也不要緊如若他敢恃才傲物輕視夫子弟子的寶劍鋒利的很就把他殺了行個文書到城隍那裏說他謬慢先師例應伏法使後來的知所戒懼不敢再蹈他的覆轍先聖聞言搖頭道你只知道一個殺字那裏行的去吾從來把溫良恭儉讓感動人家把仁義道德教訓人家他如若不知感動不受教訓就與禽獸一般吾也不必去同他計較話未說完姚兆南早已踏進殿門他一見先聖就要跑上前行握手禮仲夫子見了躊步上前大喝道你是什麼

人○竟○敢○牽○吾○夫○子○的○手○還○不○給○吾○跪○下○兆○南○不○認○得○這○就○是○仲○夫○子○祇○見○他○鬚○髮○如○霜○雪○一○般○而○精○神○還○雄○壯○的○狠○一○聲○喝○阻○震○動○殿○角○倒○嚇○了○一○跳○倒○退○下○去○數○步○半○晌○說○不○出○話○來○闕○黨○童○子○道○自○古○帝○王○宰○相○見○了○吾○夫○子○沒○個○不○跪○下○磕○頭○的○你○是○什○麼○人○還○不○跪○下○兆○南○道○現○在○夫○子○比○不○得○從○前○的○夫○子○了○從○前○科○舉○未○廢○自○然○大○家○尊○重○聖○教○崇○拜○先○師○現○在○大○家○注○重○科○學○講○求○實○用○那○個○還○肯○來○敬○重○你○這○虛○言○無○補○的○聖○人○俗○語○說○的○好○男○兒○膝○下○有○黃○金○吾○這○膝○兒○不○是○輕○意○肯○屈○的○先○聖○微○慍○道○你○這○頑○皮○學○生○什○麼○敢○這○般○小○覷○吾○兆○南○道○你○自○己○做○了○頑○鋼○聖○人○不○達○世○務○強○要○人○家○尊○奉○你○那○裏○還○做○的○到○先○聖○聞○兆○南○說○他○頑○鋼○聖○人○霎○時○勃○然○大○怒○道○你○有○什○麼○本○領○敢○如○此○放○肆○兆○南○道○吾○也○沒○有○什○麼○本○領○不○過○吾○同○學○問○立○刻○好○見○諸○施○行○不○像○你○的○虛○言○道○德○迂○腐○不○堪○要○惹○人○家○匿○笑○的○先○聖○道○你○既○然○自○以○爲○有○用○的○學○問○吾○立○刻○就○同○你○到○勸○學○所○中○置○備○兩○隻○演○說○檯○大○家○演○說○一○番○看○信○你○新○學○的○人○多○還○是○信○吾○舊○學○的○人○多○兆○南○一○想○現○在○陰○司○既○然○開○了○勸○學○所○各○處○建○立○學○堂○講○求○新○學○自○然○厭○棄○舊○學○偏○重○新○學○了○還○有○那○個○人○肯○去○聽○他○迂○腐○之○學○這○個○必○定○吾○勝○的○不○消○說○得○了○就○一○口○答○應○道○好○好○這○樣○辦○法○勝○負○便○見○分○曉○吾○同○你○好○不○必○爭○論○了○至○聖○立○刻○差○端○木○夫○子○把○車

兒拖到廟門之外駕上兩匹馬自己退到寢室中換上衣服一面仍命闕黨童子引著姚兆南出廟先回到勸學所預備一切童子奉命導出頭門往東一指道你徑往那邊走莫要轉灣約四里路就到了兆南初到陰司那裏會認識路徑無奈方才把他師生輕薄知道這童子心中也必定有氣不肯送他的了只得一個人踽踽獨行約走了有半里路忽聽前面鑼聲響亮自遠而近擡頭一望見前邊一簇執事擁一肩綠呢大轎轎中端坐著一人是本朝裝束頭帶紅緯帽紅頂花翎身穿鵝黃團龍褂下半身被簾遮著瞧不見兆南仔細一瞧見他面如冠玉相貌非常頰下一部黑鬚飄蕩胸際左手執著一卷書帶著金絲眼鏡正在那裏看書兆南瞧他一切形容就知他也是個新世界人物忙跼立一旁不料早被輿中人瞧見高聲問道你是日本的留學生嗎兆南暗思道現在的地府裏也像陽世一般專一貴重留學生吾幸虧在生前早把辮子剪去臨死的時節又見的到囑付妻子把這身外國衣裳穿了入殮以致到了陰司如此寶貴非但勸學所要請吾主持所務連路上碰見了大員也來停轎問吾吾看他意思也必定要用吾吾自然祇好再騙他一騙了主意想定忙在路旁鞠躬答道是學生方從日本卒業回來那轎中大員聞言忙喝令停輿一骨碌從輿中出來深深對著兆南

一揖道。老夫方才不知尊駕。是個留學生。失敬。失敬。得罪。得罪。兆南見他如此恭惟。霎時就起了夜郎自大之心。泠然答道。不知者不罪。那大員道。閣下尊姓大名。到了日本多少年。數了兆南道。學生姓姚名兆南。還是己丑年去的。算到今年。剛正扣足五年。方擬回鄉。做一番新事業。振興同胞。焉知這裏勸學所。因為沒人主持。聞吾之名。即備文書到城隍那裏。調吾到陰司來。給他辦理一切學務。吾家中妻子年輕。沒人照料。本來儘可求懇城隍回轉陽世。奈此間學務方在幼稚時代。急於振作。只得犧牲生命。丟却妻子。盡吾天責。焉知孔聖自恃舊學。先師有意要難為吾。吾剛正到了勸學所。上檯演說。他就差闕黨童子跑來請吾相見。吾總念他是開創舊學的鼻祖。不好不去。豈知一見了他。他就要吾跪下。磕頭。大人諒必也是新世界的人物。你想此刻受新教育的學問。比他們要深多少。本領要大他多少。那裏還肯對他行這大禮。屈這寶貴的膝蓋。所以吾就挺挺立立著給他鬪了幾聲嘴。他就唬出他的弟子。子路拔劍斬吾的心。思不過想把強硬手段制服吾罷了。見吾仍然挺立辭氣不屈。祇好推托到演說的事情上去。約吾同到勸學所中。大家演說一番。以信服的多少。定吾兩個人的勝敗。優劣。吾想陰司雖然風氣未開。到底新舊學界限的優劣總分的出的。吾斷不至會輸給他。所以

就○答○應○他○先○走○一○步○到○勸○學○中○等○他○到○來○那○大○員○聞○言○半○晌○不○言○既○而○長○歎○一○聲○道○什○麼○大○度○包○容○的○至○聖○先○師○也○給○新○學○界○存○起○意○見○來○吾○以○爲○他○門○下○子○弟○必○有○出○洋○卒○業○的○所○以○專○誠○前○去○拜○會○他○想○向○他○調○幾○個○學○生○到○吾○部○中○幫○吾○辦○事○兆○南○聞○言○不○等○他○說○完○就○搖○頭○道○你○這○個○思○想○快○快○息○了○罷○他○那○裏○的○人○仍○都○是○些○仁○義○道○德○之○乎○者○也○頑○鋼○得○很○的○那○裏○有○什○麼○留○學○生○你○如○若○實○實○然○向○他○調○用○他○就○將○機○就○計○把○幾○個○書○呆○子○給○你○你○屈○時○要○不○用○他○他○就○藉○口○你○自○己○調○用○同○你○爲○難○懊○悔○就○不○及○了○這○件○事○情○斷○斷○試○不○得○的○那○大○員○點○頭○道○不○差○不○差○吾○的○事○都○是○關○係○大○局○不○是○舊○學○界○中○所○辦○得○到○的○老○兄○既○這○般○說○吾○就○不○去○了○但○吾○那○裏○實○在○缺○少○人○才○今○天○給○老○兄○避○逅○相○遇○這○是○天○假○之○緣○就○請○老○兄○屈○駕○到○吾○部○中○襄○理○一○切○兆○南○聽○著○要○請○他○去○用○他○霎○時○喜○不○自○勝○正○要○回○答○忽○見○對○面○塵○頭○起○處○一○車○兩○馬○自○遠○而○來○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地府志初集卷之二

第六回 回公所滑鬼備演說

上講臺先聖發至言

話說姚兆南正給那輿中大員講話忽見對面風塵之中一車兩馬得得而來車上坐著兩人中間的就是孔聖旁邊端木夫子左手執轡右手執鞭趕著馬飛奔前來兆南用手一指對那大員道同吾賭勝負的也來了那大員見果是孔聖呆了半晌對兆南道我也是讀書出身進過學中過舉人進士總算是他的舊門生倘然被他瞧見我同你在一塊兒講話倒不好意思的祇好走罷你同他去演說我也隨後來幫助你說罷同兆南牽了牽手忽忽上轎從人一聲呼喝就望來路如飛去了兆南也跑到路旁樹林中暫時躲避見孔聖車馬由林前經過向勸學所去兆南隨後跟著走了約有數里之遙早已到了他等孔聖下了車進去方才慢慢兒的踱進去一進頭門就見方纔許多聽講的人正要出來他就上前攔阻道諸位請慢回現在孔聖要同吾上檯演說請諸公評論評論新舊的優劣哩衆人見孔聖要給人家賭勝負大家都要瞧瞧立刻仍回到講堂上坐著兆南走到講堂庭中見孔聖正在同幾個學董講話端木夫子站在一旁他就在庭中咳嗽一聲孔聖聞聲擡頭見是兆南心中雖然憤恨他總不肯失去

周旋之禮故仍立起身來招呼他兆南一想方才孔聖在大成殿上見了我竟是老師氣魄安坐不動此刻在大庭廣衆之中就不敢放肆竟起身來接我了想罷歷階上堂衆學董也個個笑臉相迎見禮已畢各自坐定孔聖先啟口把演說的情節畧說一遍就差人在堂東設一講檯把正中的講檯搬至堂西諸事已畢孔聖卽起身道我叨屬輩分在前就不同你客套了說罷竟至上首的檯上去了兆南見孔聖竟至上首的檯去心中忖度道若照時世而論現在新學盛興舊學失勢吾演說新學理應在舊學上首什麼他倒居之不疑竟讓也不讓就到上首去了想罷就對周卓如道他是舊學黨的首領那好同吾們新學比較此刻竟想坐到上首檯上去是何道理這不便吾自己去同他講論須諸公給吾轉致他周卓如聞言暗忖他是千古以來的大聖那個敢同他抗比這姚兆南雖是留學生到底是個凡人現在同他並列演說已褻瀆萬分什麼還要坐在他上首這件事情真是難了李勉文道兆翁吾看這種小事情倒不必同他爭論的只消演說的時候信服的人多你就勝了兆南一想也不差吾說的是新學信服的人必定多的他此刻居然在吾上首毫無愧態晚歇聽的人都到吾這邊來他豈不要愈加失色吾豈不愈加風光主意既定就答道旣諸位叫吾不必爭論吾就不同

他計較了說罷也望下首檯來跳上了檯往下一望見聽講的人像魚鱗一般一行一行都坐在自己一邊往東一睛孔聖那邊只有三。四。個。人。都。是。迂。腐。不。堪。的。人。心。中。大。喜。道。此。刻。還。沒。演。說。這。些。人。已。聞。吾。之。名。都。到。吾。這。邊。如。若。一。演。說。連。那。邊。的。三。四。個。人。也。要。到。這。裏。來。哩。今。天。的。孔。子。必。要。弄。的。垂。頭。喪。氣。如。喪。家。之。狗。再。無。顏。領。袖。學。界。了。又。轉。念。自。己。不。知。新。學。界。的。奧。妙。演。說。些。什。麼。倘。然。說。的。不。中。聽。被。衆。人。所。笑。吾。的。臉。面。也。下。不。去。的。這。却。如。何。是。好。躊。躇。之。下。就。不。知。不。覺。的。呆。了。半。晌。周。卓。如。在。階。前。把。銅。鈴。搖。了。三。下。衆。人。都。望。著。兆。南。檯。上。靜。聽。他。開。講。豈。知。他。還。呆。著。在。那。裏。胡。思。亂。想。竟。茫。然。不。知。道。應。該。開。講。衆。人。大。家。匿。笑。他。也。不。覺。察。再。一。聽。上。首。的。講。檯。上。已。經。開。講。了。於。是。衆。人。都。側。著。耳。聽。孔。聖。的。說。話。不。去。管。兆。南。了。但。聽。孔。聖。朗。朗。的。說。道。此。刻。中。外。交。通。自。然。貴。重。科。學。但。立。國。以。根。本。爲。重。國。家。根。本。在。仁。義。禮。智。忠。孝。節。廉。人。須。具。此。八。字。爲。性。質。然。後。學。專。門。有。用。之。學。庶。異。日。可。冀。其。合。羣。保。國。悉。力。捐。軀。夫。八。字。之。根。據。都。在。經。史。上。童。而。誦。之。壯。而。行。之。根。據。既。深。卽。無。學。不。可。無。往。不。行。矣。然。則。科。學。雖。貴。重。仍。不。可。偏。廢。舊。學。明。矣。某。忝。爲。師。長。已。歷。二。千。年。生。前。既。厚。望。於。陽。間。之。士。子。死。後。尤。深。盼。於。地。府。之。學。生。而。所。惓。惓。不。忘。日。夜。祈。禱。者。更。在。興。

新學使外洋擅勝之術悉輸入吾中國人人腦筋之中斷不敢挾新舊之意見劃分界限

說至此大衆莫不歡悅大家拍手道先師真可謂時聖矣不輕薄自己舊學又不致偏廢新學不像時下許多無識之士管中窺豹只見一般以新學爲重的必看輕舊學以舊學爲重的必看輕新學各據一邊非但兩不相入抑且兩不相下弄的舊新學界像水火一般像今天的大議論吾們都聞所未聞不是聖人那能見的到此吾們大家到那邊去罷這裏演說的暗他裝束倒像是個新學界的人物焉知上了講壇就像木偶一般連搖鈴都不知道吾們守候了長久他竟一言不發大約這人必是個草包冒充新學陽世騙不信人家到陰司來想欺誑吾們許多讀書鬼據這勸學所總董的位置每月好取一百二十兩吾們切莫受他欺騙快去聽聖人的演說罷說罷大家一哄而散都到上首來坐下那邊竟一個人也沒了兆南一睛形勢不佳忙用手招呼道諸位莫走吾自有大議論比那邊演說的不知要高多少培數方才因爲聽講的人數太少想等到人多再說所以一時不說此刻既諸公等的耐煩吾就說罷衆人道你的行爲已被吾們暗破了吾們那個還要聽你的演說說罷大家一發把頭向東理也不理

兆○南○此○時○弄○的○滿○臉○通○紅○一○聽○孔○聖○又○在○那○邊○朗○朗○的○演○說○了○只○因○路○遠○聽○不○出○他○說○些○什○麼○自○己○一○想○今○天○第○一○天○到○陰○司○即○受○這○般○羞○辱○尙○有○何○顏○再○住○在○勸○學○所○中○三○十○六○著○走○爲○上○著○不○趁○此○時○人○多○躑○躑○之○際○暗○地○裏○溜○了○出○去○更○待○何○時○主○意○既○定○正○擬○脫○身○不○料○外○面○一○聲○呼○喝○一○肩○大○轎○一○簇○人○擁○著○直○至○講○堂○庭○中○停○下○來○兆○南○一○暗○正○是○方○才○路○中○碰○到○的○那○個○大○員○早○從○轎○中○出○來○歷○階○上○堂○了○兆○南○想○到○方○才○在○他○面○前○誇○了○大○口○此○刻○沒○個○人○來○聽○演○說○被○他○見○了○豈○不○慙○愧○奈○一○時○沒○個○躲○避○之○處○那○大○員○又○早○經○上○堂○徑○趨○演○說○檯○來○招○呼○他○了○只○得○硬○著○頭○皮○兒○老○著○臉○皮○兒○挺○身○下○檯○與○他○相○見○那○大○員○就○開○口○問○道○兆○翁○已○演○說○完○畢○了○嗎○兆○南○本○是○個○陽○世○的○大○滑○頭○此○刻○做○了○滑○頭○鬼○更○加○乖○巧○忙○將○機○就○計○道○是○早○已○說○畢○又○用○手○望○至○聖○先○師○的○那○邊○一○指○說○道○那○邊○還○沒○說○完○所○以○那○些○人○還○沒○散○那○大○員○正○要○開○口○忽○然○外○面○跑○進○一○個○軍○官○裝○束○直○上○講○堂○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奉王旨窮魂掌部事

拍馬屁學董宴尙書

話說那大員正要問兆南聽演說的人數忽然外面跑進一個軍官來直上講堂大叫有聖旨那大員聞言忙雙膝點地向著那軍官跪下口稱夷務部尙書臣方禮領旨兆

南此時方知道人不是尋常大員。竟是陰司的夷務部尚書。原來陰司自變新法。首把一切官制刪改。從前的十殿閻王。都裁去歸併一王。名爲新閻王。而於戶工兵刑禮吏六部之外。更添設一夷務部。部中有尚書二人。屬員百數十人。專搜羅讀過洋文的。鬼任其職。故凡生前做過西崽通事。繙譯及洋行買辦的人。死後都做的著夷務官員。這方蠃本是江蘇吳縣人。自少被人拐騙離家。賣給廣東人方姓。故他就改了真姓。冒姓方了。那廣東人素爲大餐司。在通商口岸。洋人處執役。就帶方蠃同去。湊湊手幫幫忙。忙一年一年的做下去。方蠃在洋人處時候。既久。就也會些兒外國言語。且又素知洋人脾氣。所以他死後一見新閻王。就看重他。說他外交老手。平地卽升他做夷務尚書。凡有夷務都叫他主持。但他究竟是個夷奴。出生前。既怕洋人。如虎豹。死後更怕洋鬼。像嚴父一般。無論什麼事。只准洋人分付。唯命是從。不敢違拗。又賦性貪污。見錢就歡喜。你想那些洋鬼何等利害。見他如此光景。就都不惜小費。碰到了大事。送他三千五千兩。碰到了小事。送他三百五百兩。他就歡悅不勝。事事淺就步步退讓。新閻王屢次責讓他。他終不改。後來有幾件大事。被他弄的。大大吸虧。新閻王就有把他革換。不用他的意思。他得了這個消息。心中十分焦急。想自己素怕洋人。威嚴不敢計較。只

得另外求個熟悉外交不怕洋人的來帮他辦事以圖振作於是奏明新聞王到處訪求無奈陽世風氣未開沒有學這外交的人陰司也就沒熟悉外交的鬼所以求了數年總求不到這般資格今天專誠往謁至聖先師想調他幾位高弟去做他帮手不料路中就碰到了姚兆南一者見他外國裝束二者聽了他一片大言心中著實敬慕他就立刻回到朝中朝見國王奏明情形一面請國王下上諭就升他做夷務部的副尙書自己却從朝中趕至勸學所中當面請他是以他一到纔同兆南說了沒有幾句話就有齋上諭的軍官進來當時方蠃跪迎已畢開讀詔書兆南不聽則已一聽之時霎時驚喜欲狂氣。燄。又。增。高。百。丈。立即叩頭謝恩此時許多學董見有大員到隨後又跟著齋詔軍官不知是何緣故忙走過來相見又給兆南道喜一面差人辦了上等筵席請兆南吸酒就算兆南由勸學總董出去做的夷務尙書將來好靠著他牌兒各處勸捐這且慢表話說至聖先師演說的時節聽的人愈聚愈多沒一個不拍手叫絕大家交頭接耳私下議論說到底是至聖先師氣量宏大胸中毫沒一些新舊的偏見所以發出來的議論新舊並重不偏不倚使吾等聽見了把原有新舊界限融化淨盡端木夫子立在旁邊聽了也自歡喜不勝不料正在得意的時節忽見那些聽講的人個個

張頭探腦向西邊瞻望連聽也沒心緒聽了端木夫子不勝詫異慢慢走下檯來望下首一瞧只見一簇學董圍繞著三個人一個認識就是姚兆南還有兩個却不認識又見那些學董對著兆南作揖打恭忙個不止心中實在不解只得走近過來瞧瞧個水落石出方到切近早被兆南在人叢中一眼瞧見就撇了衆人跑出來指著端木夫子道你們師徒這般寒酸迂腐也值得跑到這裏來耀武揚威豈不羞恥端木夫子不聽猶可一聽此言就氣的面皮變色目定口呆一時說不出話來倒是周卓如還知道聖學的好處聽了此言心中大大的不服又恐兆南一味誣言亂語惹先師動氣忙趕出來道兆翁不可如此無理至聖先師同幾位大賢數千年來沒個敢訾議他的現在新學尙在幼稚時代還未十分發達你不得背了舊時根本痛罵聖賢兆南笑道卓翁你居然做了新學界的董事什麼也這般迂腐他們的學問不過虛言道德無濟於實事倒弄的許多讀書士子磨滅性靈個個呆頭呆腦不知世務爲何物陽世的帝王還不知悔悟尊而敬之把他一部四書作爲取士的根本又在各府州縣廣造聖廟春秋致祭不知要傷去幾許牛羊請他一個人享用吾在陽世做秀才的時候早已恨之入骨把不得尋到他師生痛罵他一頓現在猥蒙這裏新闢王瞧的吾起一到就升吾做夷務

副尚書若以官階而論他。不過做魯國宰相。而且還祇得三個月時候。就敢這般夜郎自大。居之不疑。數千年的馨香俎豆。安享下去。吾是中國二十行省地府的副相。而且又是做長下去。久於其職。豈是區區百里之國。攝行相事的人所好。比較今天就是罵他一場。也不算褻瀆他了。話未說完。端木夫子早已揜著兩耳往東跑去。走上演說檯對至聖先師道。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請夫子快回聖廟去罷。先師向以端木夫子聰明有識見。故平日最信他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今天一聽此言。就知其中必有緣故。忙立起身對著大衆道。某自設科教授以來。就立下個往者不追來者不拒的主意。現在新學初興。勿論陽世維新之士。信服的像痴子一般。卽地府許多維新之鬼。也個個信服的像痴子一般。把舊學置之腦後。惟諸位猶知根本。尙能不廢舊學。還肯來聽我演說。足見諸公見識深沈。過於大衆一等。但此刻有個從陽世新來的姚兆南。他的宗旨專一。與某反對。今天已被他連罵數場。罵的不堪入耳。我也不屑與他計較。橫是將來自有分曉的。我此刻就要告辭回宮。諸公信服吾的。吾也不拒不信。從吾的。吾也未便相強說。畢對著大衆拱拱手。徑自下樓。並不到那邊去招呼。就下堂階出門坐車回去了。此時辦的酒筵也送來了。許多董事方才一意與兆南方。蝟周旋。連至聖先師出去也。

不知道還大家認是沒去哩。酒筵排齊。大家一商量。只好請至聖先師居首席。豈知姚兆南大不願意。就對諸董說道。此刻地府中祇有我一個人出過洋。將來後輩留學生。都要算我爲新界開創的人了。我儉然。今天與孔子同席。吸酒後人就。要說我聯絡迂儒。不脫舊時惡習。叫我還有什麼臉面見他們諸公。既有意要請他。請儘管邀他。我本要趨朝謝恩。沒工夫在此耽延。說罷往外就走。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赴私宅老猿現跡

謁部堂教士投文

話說姚兆南聞諸董要請先聖居首席。他一賭氣就往外走了。周卓如等挽之不及。方蠟見兆南一走。他也隨後告辭。此時外面辦差人等早已得信預備著執事肩輿。在勸學所門首伺候。見他出來忙挽轎。上前請他坐了。方欲起行。方蠟也出來招呼道。兆翁請先到我家中把諸事商議妥洽。再進朝罷。兆南道好。於是兩人一路同行。兆南在轎中見前呼後擁的。竟有百數十人之多。心中好不歡喜。走不多時。只見一座大宅當住去路。衆人多說到了。話未說完。早已停輿。方蠟立時出轎。引著兆南走進宅中。兆南留心細看見兩旁花木甚多。無奇不有。香氣觸鼻。一重一重的進去。約經四五進。方是客廳。廳中陳設俱目所未親。燦爛奪目。珍玩滿室。都是東西洋進口的東西。廳東柱上鎖。

著一老猿長與人齊渾身作灰白色雙目爛爛如電見主人陪著客至卽起立拱手作人言道主人來嗎方蠃領之以首兆南見所未見問道這東西那裏來的方蠃道這是英國教主進貢來的新闍王因此物養於宮中要驚嚇宮人所以就賜給吾吾見他雖是獸類倒也聰明伶俐善伺人意所以格外豢育他作爲公餘遊戲之具每逢退朝就同他戲玩兆南連連搖首道這種東西雖然可玩到底是野獸近他不得的還是送還他的好方蠃道你的說話也是不差祇是查他祿命簿他在這月底就要轉輪投生到人世去做人了兆南道他是外洋東西吾們這裏管不著他的什麼也有他的祿命簿方蠃道他進貢的時節就把他的祿命簿一同送來簿中註明這物於某年日月應屬中國地府管轄將來投生也在中國地方永不再歸外國所以我會知道兆南道他轉輪投生做男做女呀方蠃笑道你莫要瞧他是個獸類他後世的福祿比你我要高數培哩正說間忽外面家人報道現有英國醫士奉著他教主命令擡著機器拿著文書要進見方蠃聽到英國兩字早已嚇的腦筋疼痛忙搖手道快去擋駕莫要放他進來那家人走近一步輕輕附著方蠃的耳說道他此來恐怕大人不肯見特帶了三千金洋作爲進見之資大人如拒絕了他這些金洋就也到不得手了豈不大可惜方蠃聞

言就跳起來道你何不早說險些兒把這注大財輕輕放過那家人道現在幸虧沒去擋駕還不要緊方蠃道吾現在也顧不得怕不怕你快去請他進來於是那家人飛奔出去不到一刻先把金洋送進方蠃檢點數目送到後宅收藏姚兆南見了連眼都紅了。自思道我在生前做了一世窮人連這東西的名字兒都不知道。此刻做了夷務部的副尚書嗣後也好賺些金洋了思想未畢祇見那家人已引著英醫士進至裏邊身長七尺以外眼黃鼻高鬚髮作金色渾身衣服都是黑色皮鞋橐橐左手除著帽兒走近階沿方蠃早已趨出下階迎接握手爲禮二人就啾啾談話姚兆南生前是假冒的留學生死後做了鬼那裏懂得英語祇睜著兩眼對他們望著二人方上客廳隨後就有六七個小工裝束的中國鬼扛着一部鐵機其形色與陽世的留聲機器一般無二那老猿見了醫士霎時像犬遇主人搖頭擺尾跳舞不止那醫士坐定仍啾啾與方蠃說英語方蠃道實不相瞞我在陽世是大餐司出身雖然畧通外國語究因未曾講習有的說話都不懂好在這裏都不是外人無須隱瞞你有說話儘請直捷痛快說中國話罷醫士聞言就說中國話道最好最好我生前在貴國行醫死後又在貴國做醫鬼時候太久與貴國人周旋慣了倒弄的中話反比本國話便捷了說至此正要接說下

去猛擡頭見兆南著了日本裝束坐在一旁失驚道。這位莫非日本差來的嗎。方螳搖頭道不是他也是我們中國人現在已做了這裏夷務部尙書了那醫生詭異道既是中國人什麼這般裝束。方螳道他在生前往日本留學近日方卒業回來遂把勸學所備文移請華亭城隍調至地府及自己奏准閻王做他副手的事前前後後說了一遍那醫生失驚道原來你們中國也有如此出色人員的。我方才失於檢點連招呼也沒招呼得罪得罪姚兆南道豈敢豈敢那醫士道吾此次專誠跑來就爲這老猿轉輪投生的事情方螳道他轉輪投生也是尋常得極的吾們部中不過給他尋一家人家派個鬼卒把他靈魂送去就是了何必勞駕而且還要傷費教主許多金洋那醫士道二位有所不知吾們教主爲了他頗費一番苦心因爲這東西雖是獸類倒也大有忠心所以吾教主想就在他身上用個計策開拓陽世植民地好在二位素來肯給吾教主幫忙無論大小事必互相扶助這一回不費二位吹灰之力祇須聽吾把這獸物用機器搖他一搖又何樂不爲至於這位姚兄的孝敬吾回去電奏教主如數送上決不有誤姚兆南聽得自己也有這樣一分金洋雲時歡喜不勝就滿口答應道這些小事何足掛齒任憑閣下施行罷那醫士也笑道吾們教主以開展陽世土地界權與陰司不

相干涉諒二位未必見拒所以先把他借進貢爲名送給貴王貴王轉賜到這裏來吾好做個手脚說罷就從衣袋中摸出一個文書遞給方蠃道這國書上只好說些假話遮遮人家耳目不足爲憑的方蠃接來一看見已繕成中文上寫道

大英國開創教主致書問大中國地府大閻王安好今因前進老猿陰壽已滿理應轉輪投生永爲中國人氏惟念敝教素有超度點化之舉此物雖屬獸類但既具人形即具人性現雖爲貴國所豢養然生長敝國斷不能因一朝離其故土遂爾歧視爲特遣敝徒克洛克敏謁朝門畧施教術以沿舊習務乞俯允所請實全邦誼須至照會者方蠃看畢遞給姚兆南閱視回頭對那醫士道這個國書須呈陰王的嗎吾想這些小事情就大家私下辦完就是了何必叫國王得知那醫士道這國書本可省却但吾係外洋籍裝束迥異忽然進你們陰司境界那些鬼少見多怪就要喧鬧倘然傳到朝中根究起來二位就要担不是所以敝教主特備這個文書遮遮耳目就是爲二位的地步方蠃方才省悟醫士就叫人把機器扛至老猿面前正要動手忽外面報道有貴客至方蠃忙出迎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回

鬼御史要求換腦

留學生代撰願書

話說方蠟姚兆南既得英國教主金洋正要看醫士用機器搖著那個老猿忽報門首有貴客謁見方蠟忙整衣冠趕至外面迎接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御史汪楚生方蠟同他素常交好彼此見面即握手入內楚生見了醫生詫異道這外國人在此何幹方蠟道閣下與吾是知己說說諒想不妨事的遂把前後事由說了一遍惟未將得賄一節說出汪楚生道原來如此吾也陰壽已滿目下就要轉輪投生所以今天特來與知己作別他既有鑄造福祿之術吾也請他把機器給吾搖搖好使吾到了陽世做個富貴雙全的人請方兄說個人情方蠟聞言似有難色正要推却不料那醫士早已聽的明白起身道這位貴官也要像老猿一般給他把機器製造福祿容易的狠只是到了陽世要做什麼官階何等名譽受何種榮華富貴要享多少陽壽須寫紙志願書給吾吾把這書裝入機器搖入腦筋一到陽世就可如願以償絲毫不爽汪楚生聽了大喜忙向那醫生深深作揖道若能如此真是莫大之恩斷不忘報的就請給吾搖罷那醫生笑道你說搖吾就給你搖談何容易汪楚生睜目道爲什麼呢那醫士道吾給你把貧賤骨兒搖成富貴身體不是容易的你什麼沒有報答吾汪楚生道吾此刻沒有什麼報答你祇好把所有家司一齊孝敬你罷那醫士搖頭道區區家司要你做什麼汪楚

生道吾除了一些家財餘無他物叫吾再把什麼來報答你那醫士道你在陰司不必報善只須到了陽世依吾一件事就算報答吾了汪楚生道依你什麼呀祇須吾做的到無有不依的那醫士道吾也不要你做什麼祇須你到了陽世做了大官碰到吾們國中交涉暗地幫助吾已是感激不盡了汪楚生道你所望報答不過這些兒嗎這是容易得狠的倘可爲力無有不盡心那醫士道你這話真的嗎汪楚生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那有不眞那醫士道既如此你的志願書上也須詳載明白而且要註明與這老猿將來聯絡一氣和衷共濟不得稍有違背汪楚生點頭道吾看這個老猿聰明伶俐又得你把機器造就他將來必定到陽世做個有能幹人的吾就同他做個好朋友一塊兒辦事也是有趣那醫士道你莫要小覷他他到了陽世福澤不知比你厚多少官爵不知比你高多少才畧不知比你優多少哩說罷就催促楚生寫志願書他自己却也摸出鉛筆紙兒走至老猿面前問他生後一切志願一面問一面寫不到一刻就把他志願書寫畢此時汪楚生也寫完了那醫生回身接過來一瞧上寫道楚生在陰司雖列名仕版而命途多舛時運不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寸衷鬱鬱愧恨交併今幸陰壽已滿例應投生陽世但願一入人間位極人臣富堪敵國上獲非

常之寵幸。下徵名譽之日。隆中得嬌妻。美妾。桂子。蓮孫。極陽世之顯榮。以遂陰司之夙願。倘能壽登老耄。終身無失意之遭。尤所殷盼。至於忠孝節義之端。德禮廉恥之事。自問。負身庸碌。與世浮沈。不能爲此。且亦虛有其名。無關榮辱。請不必昇吾。

那醫生閱畢。笑道。又不是上天表。何必落此文。章舊套。汪楚生道。你教吾寫志願書。自然要像志願書的格式。現在倒說不對。到底要什麼樣寫呢。那醫士聞言。就把老猿的志願書遞給楚生。楚生接來一瞧。上寫道。

大英國創道教主。今遣徒克洛克。詢問老猿投生後一切志願。據云。願來世投作貴官。主持國政。爲教主。開展疆界。包攬路權。無論如何。爲難必竭。盡心智力。爲扶助。斷不顧及身家。願及名譽。教主深信不疑。用特賜以非常之權力。非常之命運。非常之才略。非常之際遇。印入腦筋。使作非常之人。行其非常之志。爲吾國開疆闢土之功。臣。

汪楚生看罷。笑道。這是禱告書。不是志願書。了那醫士道。吾們外國的志願書。是這般格式的。汪楚生道。外國格式。吾那裏寫的來。方禮在旁接口道。姚兆翁。他是出洋留學生。一切格式。自然都已熟悉。就請他代寫了罷。兆南一想。吾是冒充學生。而且筆下又

來不得那裏寫的來正要推却奈汪楚生已把紙筆送至面前笑說道吾請新任夷務部副尙書代寫斷不會差的了兆南至此不好固辭祇好接筆在手把醫士所寫老猿的志願書翻來覆去再三閱看了看了半天無奈胸無點墨連半句也做不出來搔頭摸耳擺尾搖頭像八股士子做八股的一般形狀極爲可笑做了半天仍是一張白紙那醫士候了長久見還沒寫好走上前一看把舌一伸道夷務部的副尙書什麼連這些容易得很的東西還寫不出來兆南被說霎時臉皮通紅只得解說道吾自少作文隨著意興的興高的時候一點鐘好做幾千字如若興致不佳就慢了今天新接受官職又初到陰司心緒不寧本已要慢了你們又立待取件心中一著急更一句也做不出了那醫士冷笑一聲道原來如此你既沒心緒就吾給他寫了罷說畢就從兆南手中奪過筆來走至桌邊把紙舖在上桌一揮而就寫畢又遞給汪楚生道吾照你原文意思不過改了格外罷了楚生一看上寫著

大英國大教主今因中國鬼御史汪楚生情甘入教願作漢奸故特遣徒克洛克詢其來生志願據云既入陽世卽願與老猿同作實官同主國政同心同意爲教主開疆闢土包攬路權無論如何爲難必不貪生怕死半途輟一切悉聽老猿指揮任

老猿。驅遣。教主。僧以爲真。故特賜以至極之聰明。最顯之官爵。無上之地位。廣大之權柄。俾得行其志。以遂媚外之初心。賣國之夙願。

楚生看罷。笑道。你這樣寫法。竟在那裏罵吾了。那醫士道。那幾句罵你呀。汪楚生道。漢奸賣國。不是罵吾嗎。那醫士道。這是你自己情願。什麼罵你。汪楚生道。這是要遺臭萬年的。那個情願。那醫士道。你不情願也罷。只是你不情願吾。也不給你搖機器。你就得不到聰明官爵權柄好地位了。姚兆南道。汪楚翁你的意思。只在富貴何必還講品行。醫士道。他方才自己寫的書上。忠孝節義德禮廉恥。一概不要。吾所以推度他用意。給他下這些字句。諸位想一個人。連這八字都不要。還有那。一件事情不好做。吾不過包括而言。直捷痛快些罷了。那老猿在旁。恨不得叫醫士就給他把機器搖了好早。早去投生做官。見衆人議論不決。就不耐煩道。汪先生。你就是做了漢奸賣國。將來不過被人罵罵。又不傷費你絲毫的。有什麼要緊。那醫士道。你要幫助吾教主。給吾教主開疆闢土。什麼能夠不做。漢奸不賣國呢。正言間。忽人報西方如來佛進見。方螳一聽。如來佛三字。霎時嚇的呆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保釋教佛祖降臨

爭遊學聖賢辯論

說話如來佛祖他本在西方極樂世界修行自從陰司一般惟新鬼創立學堂招收許多學生都是些輕薄子弟把佛教的一個錢也不值大家議論有的要把許多光頭鬼勒令還俗有的要把所有廟宇一把火燒盡的這個消息傳出去他的許多徒弟徒孫個個焦急萬分就大家跑到他那裏把情節告訴他求他作主如來一想那些學生所以敢欺辱佛教不過靠他學堂二字的牌子俗家好開學堂吾們出家人什麼不好開學堂俗家開學堂要揀公地建房屋比不得吾們出家人隨處有廟宇而且都是些高大房屋都可改作學堂祇須籌些兒經費請幾個教習定好章程立刻就好開辦但這是大事情必得奏明閻王方可動手自己就想來見閻王又一轉念道去見閻王不免周折倘然他先入了學生之言不許吾開辦吾倒弄的沒臉面不如去見夷務部尙書方螳請他代奏罷主意想定立刻駕起祥雲往陰司來他是法術無邊的活佛不消一刻早到方螳府前門上許多都是機伶鬼見活佛降臨忙飛奔進去通報方螳一想如來能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今天吾們正在這裏做私事被他識破機關奏知閻王那還了得只得命來人出去擋駕說主人不在家家人領命出去照分付對如來一說如來霎時勃然大怒對家人道吾遠迢迢的從西天跑來有心見他他倒輕輕說句

不在家把吾回絕真是可惡吾不見他也不要緊你進去對他說叫他得賄的事情少做些兒他不過得了三千金洋陽世已被他害的翻江倒海鬼哭人號好好兒的板圖拱手送給人家了說罷仍駕起祥雲回轉西天走至半路一想方才吾在徒子徒孫面前誇了大口說要奏明閻王創立學堂現在空手回去徒成畫餅豈不被他們恥笑吾想孔子自從陽世升爲上祀之後閻王也格外尊崇他好算的著陰司獨一沒二尊無二上的教首了吾與他雖然各尊一教但數千年來陽世的儒釋各不相妨陰司的儒釋也兩相和睦可知儒家並不恨吾釋教吾雖同他未謀一面但目下被許多洋鬼勾引的個個鬼頭鬼腦誠信崇奉以致學堂林立氣燄張天吾儒釋兩教被擠的要沒處容身了吾今天不免去見見他弄的兩教合羣彼此扶助或者再不致被他們欺負想罷卽按落雲頭四周一望見東邊半里之遙黃牆高矗正是聖廟於是就緩步踱來不一刻早已走到焉知先聖廟中上下人等都是他弟子並不另用一人此時正因先聖受了姚兆南的氣回來大家進去慰問所以門上冷清清一個人影兒也沒有如來在門外立了好久咳了幾聲嗽並不見人只得慢慢兒踱進去進至一重門等一刻仍沒有人來只得再走走至大成殿的階邊祇見有個老者在那裏說話聲音極其洪亮像爭

論什麼事情。一般如來就止住脚步側耳細聽。但聞那老者道。吾年紀雖大。精神比那些少年要好的多哩。夫子什麼不派吾出洋。又聽一人道。由也。你莫要怪吾。現在日本的學堂。比不得從前的讀書。了清早七句鐘。就要開課。下午四點鐘。散學。中間不過休息一點鐘。一天的功課。不知有多少。你性之所近的。不過法政。武備。兩科。武備要用氣力。不必說他。就是法政科。吾聽人家說。沒有教科書的。須用筆當場抄寫。那些手快眼快。耳聽心靈的學生。大家還都說。咽不下去。你如此大年紀。那裏來得。還是讓再有去了罷。等他卒業回來。創立法政傳習所。你去旁聽一年。半載。就也好。粗知大略了。如來一聽。自言自語道。這人必是子路。他必是要到東洋。他夫子不肯放他去。所以在那裏爭論說罷。正要走上殿去。又聽子路道。夫子不許吾去。不過因吾年紀太大。精力不濟。其實吾飯也吸的。下路也走的。動沒一事。比不過少年。所以夫子從前也曾叫吾跟了你乘桴浮海。現在真要去了。倒來禁止吾。是何緣故。夫子道。這句話吾果然說過的。但並不是真要去。一者因世不吾知。二者因你有勇氣。所以一時感慨說出這句話來。後來朱熹知吾用意。就在下面給吾下了幾句註脚。後世做文章的。也都照了這意旨。你什麼倒不明白了。又聽子路道。夫子不許吾去。吾就私下去。夫子道。你私下去。那裏來

這些學費仲夫子並不回答就氣忿忿的出來走至殿陛剛正與如來碰了個滿懷如來正要招呼他仲夫子早已睜著兩眼一部白鬚鬚根根倒豎口中大嚷道你這賊和尚那裏來的竟如此大胆敢在聖賢重地偷聽吾師生說話說罷挽起袍袖攘著兩臂一拳就望如來門面打來如來忙把頭一側打了一個空如來忙分辨道吾不是來偷聽你們說話是來見你們夫子的仲夫子並不理會又是一拳打來把如來僧帽打落地下如來大怒道你這人枉做了聖門子弟什麼不講情理一味打人你更要逞強吾也不看聖人情面要還手了說未說完只見他又是一拳望胸口打來如來此時那裏還忍耐的住也就排開脚步做一個推窗望月之勢把右手擋開他的拳左手一拳望仲夫子喉間打去仲夫子素講究把式的見來勢兇猛忙一閃身讓避過去殿上先聖忽聽外面有人打架忙趕出來一睜祇見仲夫子正在給個和尚動手一來一往兩不相下先聖一打量和尚相貌非常頭上金光顯露就知不是凡品又見仲夫子氣力不加漸漸氣吁汗流快要敵不過人家了忙喝道由也止不得尚勇無禮仲夫子見師尊到了忙躍身跳出圈子道夫子來了且慢動手如來見先聖至忙收了手自己倒有些兒不好意思忙走上前打個合十道阿彌陀佛先聖道大師是那裏來那個寶剎居

住如來道貧僧從西天來做刹就是下天竺先聖失驚道大師莫非就是佛家之祖如來佛嗎如來道豈敢豈敢貧僧法名就叫如來先聖聞言忙拱手致敬道原來活佛降臨有失迎迓方才做弟子不知大駕冒昧動粗尚乞俯丘薄面恕其魯莽如來未答仲夫子在旁怒容滿面氣吁吁的說道異端惑世罪不容誅夫子什麼還要同他客氣先聖喝道各有其道各行其事吾與他數千年來從未因事交涉今天他專誠拜吾理應盡賓主之歡你什麼敢如此放肆還不與吾退去仲夫子被師尊一喝嗽著嘴口中咕嚕咕嚕走到外面去了孔聖就請如來到大成殿中坐了關黨童子送茶已畢如來見案上舖著文書就走上前想眊忽聞外面一派人聲約有數百孔聖忙叫關黨童子出去探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地府志初集卷之三

第十一回 沿舊例逆犯送學

免私刑罪人哀求

話說如來到了大成殿正擬賄孔聖案上文書忽聽外面一片人聲孔聖忙叫關黨童子去探消息童子領命方至殿陛只見三百餘人擁著一人直進震門來到殿庭中站定童子見如此人衆忙回進殿中稟明孔聖孔聖聞言大惑不解道到底什麼事情如來在旁屈指一算就知其中緣故笑對孔聖道這是貴門生在陽世入了革命黨槍死疆吏伏受國法闖王所以把他送來孔聖聞言大驚道什麼吾教中竟出了如此逆案說罷忙趕緊親自出去立於殿陛之上高聲道你們爲著什麼事來此只見衆人中走出三個解差打扮的人來跪於殿陛之下稟說道小鬼們奉著闖王命令押解陽世革命黨徐錫麟到此請大聖人發落孔聖道吾不認識徐錫麟什麼闖王叫吾發落那解差道他是陽世的秀才闖王不好擅專發落所以特派小鬼們押他到此孔聖道原來如此有文書帶來嗎那解差道有說罷就從懷中摸出呈上孔聖接來一瞧見封面上寫著

地府十八獄總閻王漢移請至聖先師孔開拆反面寫著維新二十八年月 日封

孔聖看罷把封面拆開抽出文書展開一看只見寫著道

地府十八獄總閻王漢爲移請事案據安徽司城隍申送徐錫麟靈魂到此據稱徐錫麟原籍紹興府會稽縣人由副貢捐納道員分發安徽充當警察局總辦乃誤入革命用槍擊死封疆大吏被獲受誅靈魂投案彼城隍以案關重大不敢擅專發落謹備詳連同該靈魂徐錫麟申解殿庭等查徐錫麟既係副貢出身自應送由尊處訊擬罪名再由敝處照擬發放爲特備具文移派差薛福王綱陳棟李祿馮晉押解來宮聽候訊擬須至移文者

孔聖閱畢躊躇道自古以來幾及二千年吾儒教中人素未犯過這樣大案既沒成案可稽又沒新例可做什麼辦法只好召集及門諸弟子大家商議了正要回身進殿那押解差役復跪稟道小鬼們既經解到就請大聖人派人收押小鬼討了回文就要回去稟覆的孔聖一想這人既具如此大胆如此神通必然不容易看管倘然被他逃走再到那裏去捉他須得派一個老成練達的人收押他才好於是手執文書慢慢走進殿來也顧不得去陪如來就拿著鐘錘把殿中挂的大鐘亂敲亂擊諸弟子聞鐘聲朗朗知道夫子要召集他們個個趕緊上殿站立一旁惟有仲夫子方才被師申斥心中

不服氣聞著鐘聲知道必是召集衆人參見如來大。不。願。意。所以只慢慢兒的進來走
至殿陛前見庭中許多衆人就勃然大怒拔出寶劍大喝道聖門重地豈容你們亂闖
進來。再不走吸吾的寶劍罷衆人本是看熱鬧來的今聽說要吸寶劍就大家飛也似
的往外就跑一轉眼間就跑的乾乾淨淨只有徐錫麟同著五個解差仍立著仲夫子
一睛徐錫麟手中提著自己頭兒赤著膊身上穿件官紗背心胸口開一個大洞血跡
模糊倒吸一大驚心中忖道不知此人是誰他把頭兒提在手中弄的面貌都認不出
來待吾走上去認認看想罷就跑過去直至徐錫麟面前俯著頭曲著腰對頭兒仔細
一認只見是個瘦骨臉。年約三十餘歲領下無鬚雙睛緊閉。仲夫子就問道你是那裏
來的徐錫麟頭不在頸。不好說話。只把手望著自己心口指了一指。仲夫子再要問下
去闕黨童子。在殿陛上叫道。仲師兄快來。夫子有緊要事召你呢。仲夫子方才走上殿
去踏進殿門。就見孔聖愁眉不展。正在與顏夫子商議。見仲夫子進來。卽把來文給他
看了。仲夫子看罷問道。這案夫子想什麼辦呀。孔聖道。吾方才同你顏師弟商議。只好
提他訊問一堂。再說他來文。只渾說鎗死封疆大吏。並未說明始末。不知他到底爲著
什麼要入革命黨。鎗死大臣。如若別有冤仇。出於不得已。罪名就可稍從末減。倘並沒

冤仇無端把官長槍死這是逆案了自然應該照例擬罪仲夫子道好只可如此辦理孔聖道還有件最難的事吾看別人都辦不到只好交給你的仲夫子道什麼事孔聖遂把解差要討回文回去銷差沒人收管的事由說了一遍仲夫子道交給吾也好只是吾見了這種兇逆之徒深恨入骨他多吸些兒苦楚罷了如來原以慈悲爲本的在旁邊聽了忍耐不住道仲夫子他犯了逆案自有公罪貧僧給他叨個情務求你莫要用私刑仲夫子方才爲了他受著孔聖一番斥責餘氣未銷此刻又見他挺身多事心中大恨道這事又干你和尙什麼要你多嘴就答道吾從來辦事鐵面無私用不著人家多管如來聞言自然有氣臉皮通紅正要發作孔聖忙把仲夫子喝住道由也不得無禮快去接收犯人要緊仲夫子不敢有違只得出殿走下殿陞喝道把犯人交給吾罷解差聞言就擁著徐錫麟走迎上前仲夫子分開衆人伸手把徐錫麟一把扯著手搗說道跟吾走徐錫麟因腳上鎖著鐵練走不動慢了一步仲夫子就盡一力拳正打在腰下徐錫麟中傷立時跌地仲夫子道你這逆賊還敢詐死用脚在他身上連踢四五下踢的徐錫麟滿地亂滾忙把頭兒裝在頸上哀懇道老先生快快不要踢吾了吾在陽世已受如此慘毒滿身疼痛難忍此刻再加腳踢就要變鬼中的鬼了仲夫子大

怒道你這逆賊你在陽世用槍擊人的時候何等兇惡到了此刻受些兒苦也不罪過的倒還敢稱吾老先生說罷又用脚連踢那徐錫麟是個伶俐之徒頭兒雖不在頸項他兩個眼珠仍是尖利異常方才仲夫子去看他的時候他早把兩眼微微睜開認明白是個白鬚老者今又聽他聲音宏壯力大非常脚尖踢在身上像鋼刀一般就想著聖門中惟仲夫子是這般相貌如此勇猛自己心中一忖度仲夫子的脾氣歡喜拍馬屁的忙又哀告道大賢人你莫要亂踢聽吾告稟吾在陽世讀書讀到你說的說話你做的事情必要拍案叫絕稱贊不止仲夫子聞言不等他說完就止了脚問道你什麼絕贊什麼好呀你倒說給吾聽聽看如若說的不差吾就饒你徐錫麟道吾叫絕是叫絕你性情剛直公正無私稱贊是稱贊你慷慨勇往不避艱險仲夫子大喜道瞧你不出倒還能識古時大賢說的一些也不差吾就饒了你罷快跟吾來徐錫麟聽到饒了你三字如奉了大赦詔書一骨碌從地上起來跟了就走方出殿側小門忽聽背後有人叫道仲師兄慢走仲夫子回頭一看有多出一件事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得賄賂吏部索因

施法術野猿鑪腦

話說仲夫子帶著徐錫麟出了殿側小門正擬把他寄頓在自新室中忽然聽得後面

有人叫他回頭一看見是關黨童子就問道你來做什麼關黨童子道夫子有命叫把徐錫麟帶回去仲夫子道爲著什麼又要把他帶回去關黨童子道夷務部有文書來說他出過洋剪過辮子的照例應由夷務部過堂審判的仲夫子只得帶了徐錫麟回轉仍至大成殿庭中站著關黨童子進殿覆命須臾在殿門口招手道仲師兄帶他這裏來於是仲夫子就帶了徐錫麟走上殿陛在殿門口伺候孔聖親自走至殿門口只見犯人手提頭兒渾身血流忙把袍袖遮著面目道吾不忍見這般形狀此時早有夷務部投文人上前站立一旁如來也立在孔聖背後以袖遮面不忍睛他對孔聖道既先聖不忍見他就交給來人等他帶回去罷孔聖點頭道好由他去發落罷仲夫子道這人是副貢出身入過學宮的總算吾們儒教中人理應由夫子審擬罪名移請閻王照辦夷務部是專管交涉的干他什麼此刻他忽然來討必有別情夫子那可輕輕放他倘然這人暗地行賄叫夷務部出面討去釋放了人家不知道的還疑是夫子放去哩這那裏使得如來插嘴道你們這裏本沒辦罪之權不過照例過堂而已現在既有夷務部承當就讓他去辦理也不要緊仲夫子道這和尚只一味做好人你可知道這是大逆案若不照例嚴辦他將來那些兇惡之徒投了人身更要無惡不作了孔聖聞

言道你的說話也不差這是人心世道所關不得不照例重辦以警效尤但吾方才既許來差把他帶回去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只好仍叫他帶去你可改扮閒人混進夷務部只算是觀審人看他如何審問如何擬罪回來報吾知道仲夫子道夫子這計策只好只可如此辦法的了於是孔聖就把徐錫麟交給來人帶回夷務部仲夫子跑進裏面把衣冠除脫穿戴商賈冠服出了邊門正見徐錫麟手提頭兒跟著差人往前夠奔他就遠遠跟著前面的慢走他也緩緩而行前面的緊走他也快跟將至夷務部先從小路穿出去走在徐錫麟等之前先入衙門只見署中冷清清並無一人不像審案的形象。仲夫子就隱在大堂下一間小屋中張望著不一刻就見那個解差帶著徐錫麟慢慢進來走至二門見門房中走出個家人來對解差道孔聖倒竟肯放他帶來的嗎解差道孔聖倒一見移文就滿口答應不料他有個徒弟是個白鬚老頭兒可惡的狼幾乎被他弄的不成功幸虧有個和尚勸了孔聖才放吾帶來吾聽他們商議這老頭兒還跟在後面要混入衙門觀審哩那家人失驚道大人討他到這裏有意要用他並不是審問如若被他們知道必多一番交涉此刻趁他沒有走到快把頭門闌上派幾個兵役站在頭門外阻止閒人一概不許進來只說大人審問要案嚴密異常不准一

人觀看一面稟報大人就把這情節說明好等他預作準備說罷就飛奔往外在頭門門房中叫了四個差役令他們出立門外自己却把頭門立時關閉又跑進來向那解差道你陪著姓徐跟吾進去見大人罷說罷三人徑上大堂往裏夠奔此時方蠟與姚兆南早在署中伺候一見家人叫把徐錫麟帶進來就起身出至簷前原來方蠟自從回絕如來不肯見他擋駕家人聽了如來一頓罵就立刻進來上覆他們一心要陪著英國醫士給老猿汪楚生用機器搖他投生所以也。不。在。意。中。老猿見他們談了半天又寫了半天心中十分焦燥他雖然會說人話到底是禽獸之心那裏顧及方蠟養之恩醫士的生成之德就破口大罵道這個方蠟真不是人得了吾國三千金洋理應叫他快快給吾搖好等吾早去轉輪投生人世享受富貴榮華早給吾們教主開疆闢土。什麼又去弄朋友來糾纏不清這個克洛克也不是人你既奉著教主命令給吾造成福祿理應恪恭將事專心一意。什麼又去包攬生意不給吾就搖方蠟見他說出得賄的事來恐怕被人家知道張揚到外面去於自己前程有碍忙道老猿你莫要心焦性急方才他在寫你的志願書所以耽延了一刻就要搖你了老猿道搖吾搖吾直到此刻還沒搖這個汪楚生其實可惡他又不是吾們國裏人什麼也要醫士給他鑄造

人世福祿吾到了那時務必侮弄他使他身敗名裂連祖墳都被人家掘毀哩醫生聞言笑對方螳道這東西究是人面獸心吾們不必同他一般見識說罷走至老猿面前把機器上的皮帶解下方螳上前一瞧只見帶長六尺餘帶端做成一圈醫士卽把帶圈套於老猿頭額又把一端縛於機器鐵輪之上又取所書志願書開機器上小鐵匣放入令老猿正坐閉目垂手囑付道吾把機器搖時一不准出聲二不准睜眼三不准身動如要不聽就沒功效後悔不及的老猿一心要到人世去享受富貴榮華那敢怠慢不遵就一一的應命醫士又端詳了一回又囑付道倘有些兒痛楚你也只好忍耐不可亂動亂叫的呢老猿點頭道知道於是醫士就把機器開了就見那鐵輪慢慢兒的轉動不到片刻機器全身消息處處靈通有的在那裏亂動的有的在那裏亂棍的有轉的有旋的形狀不一沒一件停滯的方螳等看了都莫明其妙大家只呆呆望著到後來那鐵輪愈轉愈快機器的力量也愈轉愈猛一瞧老猿已累的滿頭大汗如下雨一般渾身皮毛沒一處不在那裏亂抖看他形象苦楚萬分大有忍耐不得之勢幸這東西在野獸之中最能吸苦最能忍痛又一心想投生後之顯榮所以能格外的忍苦汪楚生在旁看了早已嚇的一身冷汗自忖道吾認是不過用機器搖罷了那知

要這樣受苦吾看了老猿的形狀已心胆俱碎臨到自己身上那裏受的起吾情願將來貧苦不願受這災難的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聽那機器一聲響亮老猿啊喲一聲跌翻在地。醫士哈哈一笑道好了好了這事總算辦妥了說罷就在衣袋中摸出一小瓶藥水命家人取溫水一碗把藥水傾了三四滴入水調和灌入老猿口內咽下肚子不到一刻就見老猿啊喲一聲睜眼坐起道這是什麼地方方蠓笑道吾豢養你多年今天什麼忽然不認識了老猿睜目道吾是外國教主手下的人眼中只有吾們教主心中也只有吾們教主豈認識你們這般人豈要受你這般人的豢養還敢多嘴方蠓聞言不勝詫異回頭對那醫士道真奇怪什麼一刻兒的工夫就把從前一切都已忘了吾實在不懂得這個道理請你把緣故說給吾聽聽言還未畢只見老猿跳起身飛起一腿把方蠓一脚踢倒在地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去本性恩將讐報

換黑心死去活來

話說方蠓見老猿被機器一搖霎時變了臉面竟不認識舊主人心中十分詫異正在問那醫士緣故不料老猿忽然跳起出其不意一脚把方蠓踢翻在地姚兆南是受方蠓擢拔之恩的慌忙上前用手扶起慰問道被他踢傷嗎方蠓道倒沒有踢傷只因吾

一時冷不提防所以被他踢翻其實並不十分猛烈那醫士道他此刻改變了性情早已忘却本來面目竟變一個外國人了。若放在外面還要闖禍哩不如做一個木籠兒把他放在裏邊待他死了再說罷方螳也被他踢的恨了一聽醫士之言正中心懷就立刻叫人到刑部取了木籠擡上堂來那醫士道你們衆人沒個能收拾他惟吾也是教主門下他還肯聽吾然亦只可用軟功騙他不可用勢力壓他的於是笑嘻嘻的走至老猿面前對他說道老猿你此刻既把機器搖了理應靜養數天以待轉輪投生吾看這裏地方煩雜的狠靜養不來吾已給你預備一個木房在此你不如到木房中居住罷老猿聞言心中甚是不願轉念後世榮華富貴的苦功已修到這個田地倘然不聽他說話前功盡棄豈不可惜只得點頭答應道你叫吾到什麼地方吾就到什麼地方那敢不依你只是你切不可冤吾吾性情好動你偏叫吾坐這木籠吾若不依你必然要怪吾違了教訓的只好忍耐著性情坐他幾天那醫士道橫是你轉輪投生之期已不遠就是坐也沒有幾天了說罷就用手扶了老猿走入籠中把籠門關閉姚兆南想借此在方螳面前獻些兒殷勤見老猿已入籠中就對方螳道此刻這東西已成籠中之鳥做不出兇狠了你方才被他腳踢之仇豈可不報何不就把這籠兒擡至坑邊

等他日。夜飽嘗木犀香味。也是好的。方蠃道。好。立刻差四人。擡着木籠。安放後院大茅廁邊。臨行時。老猿問道。你們把吾擡到那裏去。方蠃道。你方才踢吾。吾沒有什麼。還敬你。只好請你嘗嘗異味。就作爲送你投生的饒行酒。老猿恨道。這個惡計。都是姓汪的出的。吾下世也必要報答你。叫你知吾利害。那醫士也不阻擋。只點頭道。多年參養。一旦遭他讐報。自宜受此結果。說罷。就對汪楚生道。如今挨到你。了。快來坐好。待吾給你搖機器。楚生忙搖頭道。這般吸苦吾。情願不要富貴。請你不必搖了。那醫士正色道。吾豈是被你兒戲的。你不要富貴。就應該早定主見。不要來請教吾。如今志願書也寫好。你不要富貴。吾們教主也一定要你做漢好了。由不得你懊悔。哩。說罷。走至面前。扯著楚生的手。硬拖到機器旁邊。楚生那裏肯去。就把手灑脫。那醫士道。你真不情願嗎。莫怪吾用壓力。方蠃見醫士發怒。從旁勸道。汪兄。你方才既已求他。此刻只好吸些兒苦楚的了。汪楚生道。吾方才不知道。要吸這般苦楚。所以求他。此刻既已知道。那個還肯那醫士道。你不肯也不要緊。吾回去稟明教主。行文書到閻王那裏。請他把你革去官職。下到十八層地獄底下。不。放。你。去。投。生。你。就。永。遠。不。得。超。生。看。你。受。一。刻。苦。楚。的。便。宜。還。是。永。遠。受。苦。楚。的。便。宜。方蠃一想。吾是夷務尙書專管外國事的。這樣禍根。豈不

又要弄出一件重大的交涉壓在吾的身上心中一著急就苦苦的勸汪楚生道汪兄你就受了這個冤苦罷如若弄出事來非但於你不便就是吾也大大不便的姚兆南見方螳著急也力勸道你方才是自己求他的此刻又忽然不情願情理難容那個不要說你出乎反乎沒道理快快去搖罷說罷就幫著醫士硬拖楚生楚生一人那裏敵得過兩人的力量被他們如提捉小兒一般捉到機器旁邊按他在椅子上坐了此時楚生自己做不得主只得由他們收拾叫他閉眼他就閉眼叫他垂手他就垂手叫他不。要。出。聲。他。就。不。出。聲。醫士見諸事妥洽就把皮圈兒套在他頭額上開出鐵匣把志願書放入口中說聲道疾就見那鐵輪仍前轉動由慢而快由快而緊一霎時但見那輪轉的像風車兒一般全身機件也動的譙不清楚了一看楚生只見他渾身亂抖。嘴裏叫喊不出聲手脚又動不來其苦楚情形比老猿更甚三分姚兆南在旁想道一個人要求富貴竟如此艱難吸了這般苦楚還要給他去做漢奸帮他開疆闢土倘然漢奸做的不得其道吸刑罰受唾罵都是意中之事真是可憐想還未畢只見楚生也像老猿一般大叫一聲跌倒在地那醫士見已跌倒就把機器總機關閉仍在衣袋中摸出藥水沖了開水灌入楚生口中不到一刻楚生早已醒過來醫士對他仔細一瞧見

他神態度與未搖機器時一樣。大詫異道什麼這人沒有效驗的呀。即時取了椅子放在楚生面前與楚生對坐了。問楚生道吾們教主待你的恩德厚不厚。汪楚生道吾並不會受過教主的恩德有什麼厚薄可分。那醫士道如今你投了人身肯給吾們教主做奸細幫他的忙嗎。楚生道吾方才說過情願自然應該幫他但也須到那時看情勢。行事情勢好幫自然幫他。倘若情勢不便幫他幫了他就要碍著自己身家性命只好不幫他。他也不好怨吾那醫士不聽猶可一聽之時就跳起身道不對不對。今天這機器什麼忽然不靈了。真是怪事說罷搔頭摸耳不知所爲呆了半晌又走至機器前仔細查察自言自語道並沒一些破綻什麼就會不靈呢。方螳不懂問道你到底爲著什麼要如此大驚小怪。那醫士道你有所不知這部機器名爲換腦機器。只有吾們教主有這件東西。從前中國許多貪狠之鬼都求吾們教主給他把這機器換了腦筋。投生後就給吾們教主做奸細暗地幫扶。所以吾們國家平白地得了許多植民地。通商口從來沒有不靈的。今天這汪楚生自從把機器搖了神情態度一切仍同沒有換腦的時候一般。無二吾已有些兒疑心及詢問他生後志向竟仍是老志向。非但不肯忠心做奸細而且連吾們教主給他換腦的大恩德也不知感激。所以吾在這裏怪異姚

兆南道或者那紙志願書寫的不甚妥當所以不靈嗎那醫士道你們都不明白吾的妙用怪不得不懂這紙志願書放入機器一搖就變做一個血淋淋的頭腦兒然後用電氣把他舊腦打碎從皮帶中勾出化為空氣散於空中然後再用電氣把新腦灌入所以格外的疼痛要痛的死去活來方纔道你這樣說這志願書竟是個人腦不是志願書了那醫士道自然吾們教中因為說了真話人家都要懼怕不敢上手所以只說把志願書印入腦中好等他們不嚇坦然聽吾動手姚兆南道此刻這汪楚生既然不靈你又莫明其故什麼辦法呀那醫士道吾有無線德律風在身畔只須打一個去把情節一問教主就明白了說罷就在衣袋中摸出一小白銅匣縱橫僅各二寸餘揭開匣蓋中間並無一物醫士就把嘴湊近對著匣中咕嚕咕嚕說了好幾句話說罷又把匣送在耳邊只聽有小聲出於匣中也是英國土音方纔對姚兆南道你是留學生英國文字語言必然熟悉的你聽他是在說什麼兆南臉皮一紅只得假說道聲音太微吾什麼聽的出來就問醫士道你聽的出嗎醫士道有什麼聽不出說罷又把左耳湊在小匣上仔細聽著不到片刻祇見他跳起來道原來如此吾倒一時不明白說罷忙把小匣蓋好袋於身畔飛奔至機器面前把機器總輪拆卸露出一個螺絲鋼釘就在

身畔摸出一個銅小輪粘在螺絲釘上從新把總輪粘上方螳道你把小輪裝上做什麼那醫士道你有所不知這人是中國鬼不像老猿是吾們英國種生就的黑心腸只須把他腦筋換了就得了吾方然一時粗心也像老猿一樣只給他換了腦筋以爲就告竣了豈知這人倒素來生就一個赤心只換腦筋不把他這個赤心換去仍屬無濟於事所以他非但不肯幫吾們而且連神情態度也一些不改此刻須用機器裝上小輪再給他將赤心從皮帶裏抽出化爲空氣散於空中然後從皮帶中換進一個黑心好等他像老猿一樣投了人身居了這個黑心幫吾們教主做那漢好的事業了說罷又來拖著楚生要他過去楚生聽的明白方才換腦已痛的死去活來此刻那裏還肯被他換心立住兩腳堅不肯走醫士見一個人拖他不動回頭又要叫姚兆南焉知話還沒出口只見外面有二人擡了一大匣白銀飛奔入內頭前另有一人手持著信函呈於方螳面前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用逆黨醫生用計

製替身法術無邊

話說那醫士克洛克正要拖汪楚生上前再給他抽去赤心換上黑心楚生堅執不肯醫士回頭叫姚兆南幫忙兆南正要上前忽見外面有人擡進一大匣白銀另有一人

像店家出店一般裝束手中持了一封信函徑呈方蠧面前方蠧接來一看封面上寫著夷部大臣方大人鈞啓下面印著天成永綢緞顧綉號書柬十字方蠧一時不明白自言自語道這店家吾不認識家人在旁稟道就在這大街中市三間門面的聞得店主姓徐名永豐是浙江人這店開在陰司已有百餘年了今天不知爲著何事送銀兩來方蠧聞言拆開一看只見端楷寫成一封八行書上面寫著道

鈞甫鄉臺閣相大人鈞鑒侯門似海咫尺天涯未克展同鄉之誼修投報之儀良多罪戾側聞德隆山海朝野同被其休政裕華夷中外咸蒙其福叨屬同里與有光榮晚老朽無能不堪治世退身林下設肆謀生荏苒百年了無善狀而又祖宗不德禍及子孫既受陽誅更蒙陰譴老牛舐犢情急無聊伏思閣相愷惻爲懷情殷桑梓畧一舉手獄地生春爲特薄具菲儀繳呈執事倘蒙援救稍稽泉壤之誅使骨肉相依祖孫完聚則非特晚輩感激於陰曹亦且闔族圖報於陽世矣罪案禮單另叙別紙伏乞俯鑒並敬鈞安鄉晚徐增祥稟啓

方蠧看罷恍然大悟道吾道是誰原來就是吾鄉的徐老他在生前與吾曾有一面之緣後來他先物故吾到陰司無暇訪他彼此不相聞問竟有數十年了不料他倒就開

店在這裏左近不知他子孫犯的什麼罪案竟至於兩世受誅說罷又把信後一紙展開一看寫著道

不肖孫兒徐錫麟由副貢捐納道員分發安徽當警局總辦不料在日本肄業之時誤入匪黨棄正從邪竟敢於大廷廣衆之中槍死撫臺致被獲受誅割心致祭今靈魂投至陰司慘酷之形目不忍觀閻王因他罪犯大逆例應更受冥誅且以副貢出身照章送孔廟擬議罪名日夜焦急恐一經擬定卽難出脫爲特破產求恩送呈白金八千兩務求大設法保全鬼首感戴無涯增祥百叩

方蠃看罷霎時愁眉雙鎖問那送信的店夥道此刻你們小主人已解到學中沒有那夥計道聽說已送去了方蠃道旣已送去什麼想法醫士在旁笑說道這項銀兩你到底想賺他不想賺他方蠃道銀兩已送在這裏譬如一塊肉已入吾口中了什麼不想賺他只是此刻早已送至聖廟那孔聖是鐵面無私一些不吸情的什麼救他恐怕這項銀兩賺不了那醫士道雖然送去此刻還沒定罪你只消想個計較暫時送回來吾就有法術解救包可保全方蠃道什麼計較方好討他回來醫士道你把來信給吾看方蠃遵命卽把信函遞過來醫士先把信函看了沒言語又把罪案展開看至在日本

肄業之時。六字就大聲道。有了有了。有計較了。方蠟忙問。何故那醫士道。你管的不是夷務嗎。方蠟繃眉道。雖是夷務部也。無法可想。那醫士道。他這罪案是在日本犯下的。根你現在只說他出過洋。剪過辮子。例應由夷務部判斷罪名。如若孔聖一說就肯交。還最好如若拘執不肯。你就說待夷務部審問。口供然後再送學中孔聖那裏案件。少而且又是這般逆案。斷沒成例。可循。不怕他不答應。話未說完。方蠟已喜的手舞足蹈。道。好好吾就照你辦罷。說畢就要差人去那醫士道。且慢你如若解救了他。還是想叫他改了名姓用他呢。還是就設法他轉輪投生。方蠟躊躇了一回道。吾這部中人才極少。他既出洋於外交上。必然研究過。定是個熟手。吾自然用他。以資臂助。姚兆南在旁一聽。著急萬分。自想道。吾是假留學生。如若來了個真留學生。豈不要班門弄斧。貽笑大方。還有什麼臉面在此做官。就插嘴道。這斷斷不得的。他是個大逆不道的陰魂。幸免罪戾。已是萬分恩典。你什麼得了他。八千賄賂就肯同他共事。方蠟道。不是吾一定要用他。因為吾們部中。比不得別部來的公事件件棘手。只有吾給你兩個人。略知一二。餘外的司員人等。都是些門外漢。現在既有如此通品。理應用他。使嗣後的外交。再不致像從前失敗。你吾也有風光。並不是為得他這些些賄賂起見。兆南見他說的有

理不敢十分攔阻。只自己心中乾著急。那醫士道：「既如此，你就差人去罷。」方蠃就請心腹師爺寫好文書，差一能言會語伶俐非常的家人，持著移文一徑去了。那醫士道：「吾們也應該到部中去等候他說罷。」仍命來人扛了機器，自己一手把汪楚生拖著，道：「吾們到部中去換心罷。」楚生只得跟著他走。方蠃、姚兆南也隨後跟著來。至部中就傳管門人進去說給他幾句緊要話。四人坐定閒談了片刻，只見管門人領著兩人進來。一個就是方才差去的背後一個，手中提著頭兒，胸口開著一洞，大約就是徐錫麟了。卽迎接出來道：「徐君受苦了。」徐錫麟見如此問他，就知道方才管門人說要用他之言，是真的了。忙鞠躬道：「豈敢豈敢。」方蠃道：「吾聞得老兄是個真丈夫，在陽世做了一番烈烈烘烘驚天動地的事業，雖然受了殺身之禍，到底名傳千古，百世流芳的。所以吾徇令祖之請，特地想出計較解救你到這裏。」徐錫麟至此方才明白是自己祖父走的這條道路。此時姚兆南自己慚愧幾於無地，自容又恐怕徐錫麟盤問他根底，露出破綻來。被人家恥笑，心中又是焦急，又是難過，只坐在那裏呆。呆望著，並不起身迎接。方蠃道：「你這貴頭，願提在手中，豈不累贅？」此地是部中秘密之室，儘可把他裝上。大家好叙賓主之禮，談談衷曲說罷，就喝令家人上前，先把脚拷開去。那管門家人忙上前至方蠃

耳邊說了幾句話方蠓霎時大驚道你何不早說倘然被他混進裏屋窺見私情只消在閻王那裏上一奏摺這禍就鬧的大了那醫士見此情形問道爲什麼方蠓也在他耳畔說明緣故醫士笑道不要緊有吾在只須略施小術包可使徐錫麟安然無事而且好在陰司做官方蠓道若得如此最好了請你就施法術罷醫士就笑對徐錫麟道你跟吾來罷錫麟跟著就走進至裏邊密室醫士道你在此等等吾去打機器來說罷重又出去不到一刻只見四個小工把機器扛進密室醫士也隨後進來把工人趕了出去關上了門卽在身畔摸出一大瓶藥水開了機器鐵箱把藥水盡倒在裏面仍舊蓋好又從身畔摸出一個小鏡其形與照相鏡頭彷彿裝在機器上面揭開鏡蓋就像照相一般叫徐錫麟對鏡立著不許亂動他就把機器機關開足機輪轉動聲震四壁祇見那邊鐵管中忽然吹出五色氣來漸長漸成人形漸分手脚只不見頭顱正在詫異只聽一聲響亮早已脫去鐵管落於地上機器也停了醫士趕忙上前把這東西扶起徐錫麟仔細一瞧方知竟是有質的東西並不是氣其形容模樣竟與自己一般無二頭顱也提在手中所以才瞧不見胸中也有一大洞也是滿身血跡模糊竟宛然是個自己的替身物正要問他緣故只見那醫士把他這東西扶在機器旁邊用

機上皮带套在他胸腹重又開動機關不一時就見那東西手脚亂動醫士道好了於是就把總機關閉把皮带脫去喝聲道走那東西就滿室繞行脚不停地醫士把門開了回頭對徐錫麟道你看你的替身好不好錫麟還沒回答只見門邊撞出一個人來大聲道好你們做得好事醫士徐錫麟都吸一大驚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打洋鬼大賢施勇

救教士西崽求情

話說徐錫麟同著醫士正要把那機器搖的替身物攆到外面給大家觀看焉知方一開門忽見一人從門邊撞將出來相貌生的極其雄壯一部白鬚飄蕩胸次厲聲喝道你們二人做得好事徐錫麟認識是仲夫子霎時嚇的腦筋亂跳渾身戰慄彷彿鼠子碰到貓兒兩脚黏貼於地一步路也走不動那醫士仗著自己是外國教主手下的教徒胆氣頗壯毫不退怯大聲喝問道你是何等樣人如此大胆竟敢偷入部衙密室窺探秘密事該當何罪仲夫子最恨的是外國人平素碰到了必要奉敬他幾個老拳使他疼痛的像殺猪一般叫喊方肯住手今日在門縫兒中張著他做的事情早已憤怒萬分不知用了幾許壓力方把這股無名火壓了下肚仍忍耐著性情等候他此刻他既出外那裏還肯寬貸他即不問情由一手把他胸前的衣襟拖著探出右手觀準他

面部就是一拳打去那醫士初不料仲夫子一見就用武的雖被他拖著胸襟還想用話嚇退他所以還在那裏咕嚕咕嚕的打上中國方言給他說話冷不防劈臉就吸一拳招架不及打的眼珠迸出火來鼻兒受傷霎時鮮血淋漓面目模糊仲夫子見打的如此景象愈覺興高彩烈接連又是一拳那醫士雖然是外國真種頑皮成性格格外吸得痛苦。究是皮肉做的頭顱第一拳還能勉強支持第二拳就不堪任受往後一仰翻身跌地口中嚷道反了反了中國鬼竟敢欺負外國鬼此番必要與你們政府大大交涉打吾兩下務要賠償血肉的損失非得三百萬兩不肯善罷甘休仲夫子道吾是窮儒身無半個錢文只有這個老拳是現成的可以做了銀兩替身賠償你三百拳罷說罷又提起老拳望著他身上亂打打的那醫士在地亂滾大叫救命仲夫子自忖外國人橫行中國無論帝王聖賢都不在他眼中都要受他欺侮今天竟至叫喊救命倒是數百年陽世陰世的一個大特色又自道念吾自從見著外國人也有數百年了所見的人數也不知幾千幾萬嗚他心高氣傲形式勇猛以爲他們的種族是強硬漢子到死不懼的豈知吸了這幾拳就大呼小叫滿口求饒原來也與吾中國人一樣也吸不了痛楚的吾不免再打他幾下看他到痛極之際作何景象想畢又提起老拳要打下

去祇見外面有許多人狂奔進來仲夫子一想不好雙拳難敵四手吾一個人雖然勇猛那裏敵的過衆人但仲夫子素性剛果好勝從不肯輸給人家所以非但不想逃避而且面無懼色棄了醫士拔出腰中寶劍專待衆人進來廝鬪及至臨近只見衆人都立住了脚彼此面面相覷不敢上前也不敢出聲仲夫子認識第一個就是夷部尙書方螻第二個就是在大成殿與夫子崛強惹夫子動怒的姚兆南第三個就是提著首級胸中開一大窟窿血跡縹糊的徐錫麟原來這徐錫麟當仲夫子撞將出來的時候雖然一時嚇的呆了到底是滑頭的靈魂兒諸事伶俐見仲夫子正打那醫士他就趁這機會一溜烟往外飛奔徑至衆人聚集之處裝上頭兒大叫道不好了裏屋有奸細打那外國醫生再緩一刻不去保護就要打成人命交涉了方螻一聽自忖道吾是夷部尙書專管交涉事情的偷打死了外國人非但交涉棘手而且在這部中打成的命案閻王先要同吾翻臉吾那裏擔承得起這個烽火霎時急的搔頭摸耳不知所爲倒是姚兆南有主意起身道性命就在頃刻之際那好遲疑不決快去保護要緊方螻道你還有所不知俗語說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奸細他既有這般胆畧闖入部中必定大有本領吾是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帶了幾箇沒用的人進去倘然被他打吾幾

下○吾○豈○不○就○要○變○做○鬼○中○之○鬼○離○了○陽○世○還○有○陰○司○好○做○官○倘○再○離○去○陰○司○恐○怕○更○沒○
陰○司○的○陰○司○容○吾○做○夷○部○尙○書○了○吾○所○以○格○外○持○重○若○不○去○保○護○那○醫○生○被○他○打○死○雖○
然○有○罪○到○底○還○不○至○於○死○吾○看○竟○不○必○去○救○護○他○由○他○們○打○罷○姚○兆○南○道○這○那○裏○使○得○
此○刻○外○國○教○主○的○勢○力○何○等○利○害○陽○世○的○帝○王○尙○且○事○事○怕○他○處○處○退○讓○小○小○的○交○涉○
任○他○張○著○海○大○的○嘴○要○幾○千○萬○幾○萬○萬○的○賠○款○祇○好○取○償○於○百○姓○不○敢○說○個○不○字○何○况○
陰○司○的○疲○弱○較○陽○世○尤○甚○你○吾○外○交○手○段○又○格○外○的○平○常○如○若○闖○此○大○禍○他○必○然○要○挾○
制○閻○王○叫○該○管○官○賠○償○性○命○你○吾○豈○不○也○要○一○死○與○其○被○他○要○挾○而○死○還○是○去○救○護○他○
被○奸○細○打○死○的○或○者○死○後○還○可○希○冀○閻○王○的○卹○典○方○蠟○被○兆○南○提○醒○答○道○不○差○不○差○於○
是○立○時○喚○了○幾○個○家○人○因○一○時○無○處○尋○覓○器○械○有○的○折○了○樹○枝○有○的○執○著○竹○片○方○蠟○一○
時○心○急○不○暇○選○擇○卽○走○至○隔○壁○室○中○在○炕○上○取○了○自○己○吸○鴉○片○的○一○隻○烟○槍○兆○南○自○忖○
重○大○東○西○自○己○力○量○不○及○又○必○得○銅○鐵○之○器○方○可○給○人○家○對○敵○而○一○時○匆○促○之○際○那○裏○
得○的○著○只○好○走○至○厨○房○中○取○了○個○燒○火○的○火○箝○兒○又○輕○又○便○又○是○鐵○器○心○中○十○分○得○意○
以○爲○這○東○西○真○是○合○用○的○東○西○於○是○大○家○一○闕○而○進○豈○知○方○蠟○眼○快○相○離○十○餘○步○卽○認○
出○是○仲○夫○子○忙○止○住○了○脚○步○衆○人○本○然○胆○怯○不○敢○上○前○只○因○迫○於○尙○書○命○令○不○敢○不○勉○

強跟隨今見尙書自己退縮那個還肯進去。只你對吾望吾對你暗的大家定著仲夫子一聲大喝道你們那些外國奸細不知得了他多少賄賂竟敢藏匿洋人做這不法之事。倘然碰到了交涉案件非但不能望你們照約章申辨必要幫著洋人暗欺中國。吾定要去面見閻王奏明奸惡一個個把你們置之死地方消吾胸中之氣。方蜚不聽則已一聽之時霎時嚇的魂不附體。一時那裏還答的出話來。徐錫麟是知道仲夫子脾氣的忙把首級裝上頭頸輕輕對方蜚道此人只可軟求不可用強硬手段的。你若同他決裂他已拿著吾們真贓如被他奏明閻王吾們的罪就不小了。方蜚聞言忙棄了手中烟槍赶上數步對著仲夫子雙膝跪下不住的碰頭於地口中央求道吾們一時利令志昏做了這不法之事還求大賢暫息雷霆之怒格外成全沒齒不忘大德說畢兩淚汪洋嗚咽不止。仲夫子見他如此光景就起了不忍之心一時怒容也改換了聲音也改輕了說道你既知罪什麼領著許多人進來作這打架的聲勢。方蜚又碰頭道吾止知道裏屋有人打洋人所以領人進來保護並不知就是大賢如若早知道就天胆也不敢說還未畢。仲夫子見徐錫麟姚兆南在外面一步步躡足潛踪的走上前來立在方蜚背後頓時想起兆南在六成殿崛強的情由心中勃然大怒又厲色喝著

方蠓道你背後是什麼人方蠓回頭一瞧戰兢兢的答道一個是副尙書姚兆南一個就是向尊處要來的陽世逆犯徐錫麟姚兆南見他說出自己的官階知道這件不法事也脫不了干係只得也跪在一旁徐錫麟見兆南也跪下焉敢不跪也立時雙膝點地仲夫子笑對兆南道你是自命爲出洋的遊學生吾平素聽你們的口頭禪不是說熱心爲國保護同胞便說聯合團體伸張國權什麼今天一做了官兒就把這些抱定的宗旨置之腦後竟通同洋人做這犯法之事今日須把這個緣故說的明白吾方肯饒恕你不然一概不饒姚兆南道大賢有所不知那熱心爲國聯合團體的口頭禪並不是真心話不過想藉此款動人家好使人家看重他給他官兒所以他們一做著官非但做不到從前說話而且連從前的說話都忘記的乾乾淨淨絕口不談貪財的顯出原形只管貪財並不顧人家唾罵做奸細的現出本相只管做奸細並不顧及自己身家仲夫子聽了倒也好笑又問道你既然知道其中惡習什麼不肯力矯他的弊竇做一個留學生中出類拔萃的完全人爲何也要學他做這惹人唾罵的事情兆南聽到此言霎時臉上通紅低頭不語問之再三終不回答方蠓見仲夫子又將動怒忙用手臂擋他幾下輕輕說道快快說罷免他翻臉了兆南被逼無奈只得答道吾並不是

真個留學生仲夫子大怒道你原來不是真留學生方才在大成殿上如此囂強竟敢同吾夫子辯駁吾因震於留學生三個字的名義又恐怕殺了你動新學界的公憤就要開會聯合團體給吾們舊學爲難所以就徇了衆人之勸不敢動手那知你是冒充的騙子說罷正待上前用寶劍去斬他忽聽外面有人大叫閻王旨意到方蠓姚兆南聞此消息一骨碌從地上爬起往外飛跑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地府志初集卷之四

第十六回

攬輪權英國肆要求

遭枉死冤魂赴部署

話說姚兆南方蠃在裏衙正對仲夫子跪著忽聽外面有聖旨到忙出去直至大堂之上只見一個軍官裝束雙手捧著黃紙上諭高聲道閻王有緊要旨意在此大小官員快快跪接方蠃姚兆南疾忙行三跪九叩禮已畢起身接旨拆開一看見上面寫著道朕家自得地下已數千年於茲矣父傳於子子傳於孫世世相承固相安無事從未見有外洋之來欺侮故十八層地獄之中各安鬼業無有外患乃到朕躬薄德無能自即位以來在各國教主覬覦富庶迭遣洋鬼要求無厭故朕特設立夷務部選外交熟悉之大臣爲尙書俾得以用其所長藉禦強鄰之侮不圖彼族得步進步誅求無厭昨忽有英國教主國書一角不由夷部轉奏徑送宮中朕細加研究蓋因吾中國陽世礦產最富而臣下多忠心謀國之人少貪利忘恩之輩彼欲乘間攫取而苦無漢奸爲之居中行事故思攬吾轉輪之權專擇貪鬼投生權要爲彼國陽世之奴隸竊取利權送入外人之手朕思轉輪之權關係陽世之治亂吾君臣慎之又慎猶虞有不肖者濫廁其間爲陽世無窮之禍患若讓與彼族勢必致忠良擯棄常沈淪鬼趣之中奸惡鑽營反超躍鬼關之外夫陰陽一體人鬼同途未有孫子受困於塵世之中而祖宗得安於地

府之下者况轉輪爲吾陰曹內政豈容恃強攘奪著方螳姚兆南悉心籌畫據約力爭務使折其氣阻其謀以挽回未去之大權原文著抄給閱看欽此

方螳看罷急的滿頭是汗自念這般棘手之事如何與彼交涉忙又拆開英國教主國書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大英國開創教主致書問大中國地府大闔王安好今因中國陽世官員剛愎性成不肯通融辦事地方紳士又大都閉塞不通自甘敝陋任令宏富之礦產棄之於無用之地卽如陰山之煤礦其主人翁已有允許敝國開辦之勢而爲滿朝官員闔境紳士所阻敝國陽世不知費却許多氣力許多貲財仍成畫餅充飢空中樓閣敝教主竊思富貴之權與投生之權皆操之轉輪之時倘能將剛愎性成閉塞不通之鬼一概關閉於地獄之中永遠不許其轉輪投生而專擇圓通豁達者送入輪回則以後陽世之官員紳士即無不圓通豁達而中外之交涉均可希冀其和平商確不至事事掣肘顧鑒衡不易區別尤難倫選擇稍涉粗疎使有一二頑錮雜於其間仍足以敗壞大事乖違睦誼故敝教主決擬請貴闔王將轉輪之權交給敝教主由敝教主選擇安人專司其事如陽世海關稅司故事卽命名爲轉輪司凡應入輪回投生者先送轉輪司查驗如不

合。投。生。之。格。發。回。地。獄。監。禁。每。月。造。報。花。名。一。次。俾。有。稽。考。此。係。爲。兩。國。公。益。起。見。務。祈。貴。閻。王。俯。賜。施。行。是。爲。至。幸。須。至。照。會。者。西。陰。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九。月。十。五。號。方。螳。看。罷。就。遞。給。姚。兆。南。閱。看。口。中。說。道。他。的。措。辭。語。氣。如。此。堅。決。什。麼。能。挽。回。轉。來。不。過。費。些。兒。唇。舌。罷。了。姚。兆。南。接。過。就。看。還。沒。看。完。霎。時。心。中。大。喜。自。忖。道。吾。正。恐。沒。有。發。財。的。機。會。那。知。就。有。這。事。情。來。了。再。不。要。發。他。幾。千。萬。銀。兩。也。沒。有。日。子。了。就。回。頭。對。方。螳。道。這。件。事。情。不。過。與。陽。世。畧。有。關。係。於。吾。陰。司。是。一。些。兒。沒。有。損。失。的。閻。王。過。於。拘。謹。還。要。顧。及。陽。世。的。治。亂。現。在。的。時。勢。列。強。眈。眈。虎。視。都。想。把。吾。十。八。層。地。獄。一。層。層。的。蠶。食。鯨。吞。正。要。捉。吾。小。差。錯。就。此。動。手。吾。事。事。順。從。他。他。無。瑕。可。摘。不。好。翻。臉。他。也。叫。做。沒。法。若。有。一。件。不。依。他。他。就。趁。此。機。會。一。層。層。的。攻。打。進。來。試。問。吾。的。陰。兵。有。多。少。能。爲。那。能。敵。的。過。他。事。到。其。間。懊。悔。就。不。及。了。話。未。說。完。祇。見。那。醫。士。從。後。面。一。步。步。挨。出。煖。閣。滿。臉。的。血。跡。渾。身。上。下。都。是。傷。痕。原。來。外。國。種。族。非。但。活。著。的。人。個。個。乖。巧。并。死。在。陰。司。的。鬼。也。個。個。乖。巧。他。見。仲。夫。子。如。此。勇。猛。料。想。敵。不。過。他。自。己。身。上。又。沒。帶。手。槍。只。得。由。他。亂。打。後。來。見。仲。夫。子。打。個。不。了。知。道。仲。夫。子。今。天。不。把。他。打。死。是。斷。不。肯。歇。手。了。又。見。衆。人。幫。他。的。都。已。一。鬩。而。散。連。個。人。影。兒。也。沒。有。仲。夫。子。

重復回身來打他他就心生一計把竅門一閉兩個皮鞋脚一挺兩眼一合霎時鼻息無聲氣不呼吸竟像死去的一般仲夫子見了認他真死方纔住手躍身越牆而去他還怕仲夫子回來躺於地下不敢起身後見再沒動靜方敢慢慢兒的爬起來四面一瞧見那部換腦機器依然安放著絲毫未曾打壞搖出來的那個徐錫麟的替身緊靠著牆壁立著也依然如故心中暗喜道合西洋數十國中只有吾教主造成這部機器聞說將來吾們教主還要大施手段把所有中國的許多鬼一個個用這機器換去他聰明腦筋裝上愚魯腦筋有生就良心忠心的也把他抽出換進黑心貪心奸惡心私心背主心奴隸心好等他到了陽世憑著這些心腸去做官的做官做紳士的做紳士吾們陽世的國王只須破費著些銀兩就可隨心所欲事事順手不怕中國主人翁再道半個不字吾若今天把這機器叫人打壞不知何時再能照樣造成教主豈不要治吾保護不力之罪幸喜打吾的這老頭兒不知他是吾們國中至尊重至寶貴的東西竟碰也不去碰他這是吾們教主的幸福想罷就想出外去尋方蠃徐錫麟等數人給他們商議這件事情無奈滿身都被仲夫子打的一塊兒青一塊兒紅疼痛難忍又恐怕仲夫子去而復來若被再打一場準得真死只得忍耐著痛楚撐著牆壁一步步

的挨出來走至大堂煖閣之後只聽姚兆南說道吾事事順從他他無瑕可摘不好翻臉那醫士一想他們又在同什麼人交涉這是懼怕他的語氣呢又聽的說道他也叫做設法若有一件不依他他就趁此機會一層層的打進來試問吾的陰兵有多少能爲那能敵的過他那醫士聽到這裏就知道必是又與外國人交涉了但不知那一國又來要求利權這件事情與吾教主大有關係倘被他捷足先得吾們教主就不能到手吾要探聽明白回去好報告教主知道於是格外忍痛格外挨的快走上海閣姚兆南等早已瞧見就大家起身招呼方螳忙跑上煖閣用手攙扶了和顏悅色的問道被他打傷沒有醫士道還好不過畧受了些兒皮毛之傷五臟六腑都還沒受著傷不致有性命之虞姚兆南見他臉上血跡模糊碧眼已變成紅眼紫鬚已變做紅鬚弄的愈加可怕了徐錫麟本是個輕薄之人專歡喜給人家說玩話兒雖然受刀的時候苦楚萬分到了陰司又早歡歡喜喜忘其所以了見醫士如此模樣卽把自己血淋淋辨不出眼鼻的頭兒裝上頸領躡步上前立在醫士左肩把頭伸過去與他的頭兒並齊了問姚兆南道你看吾的面上血多還是他的面上血多兆南道倒還是他的多呢徐錫麟又回頭對那醫士道你雖未吸一刀之苦倒也像吸過刀了醫士正色道人家已受

這般痛楚你還來說趣話哩方蠃恐他動怒忙向徐錫麟丟了個眼色叫他走開去一面差家人快去取洗臉水來親自絞了手巾給他揩拭方一著手醫士就大叫痛死吾也方蠃霎時嚇的倒退數步仔細一瞧原來那個高矗矗的鼻尖兒已打的皮開肉綻歪斜在右邊方才誤觸於傷處所以痛的大叫起來於是就輕輕復用手巾把沒受傷的地方血跡盡行揩拭乾淨用傷藥把鼻尖敷好請醫士坐了歇息歇息醫士歎息一聲對他三人道怪不得你們中國官員見了外國人都像見了嚴父一般情甘意願的做他奴隸順他指揮不敢崛起原來連本地的一個無名小卒也尚且怕他兇橫之勢非但不敢同他打架還遠遠裏給他跪著向他求情還要對他哭這般疲軟如何好做夷部尚書方蠃還有羞恥之心被他一說羞的滿臉通紅一句話也答不出口姚兆南仍懵懵懂懂不知人家罵他氣傲傲的答道你們教主幸虧有吾們疲軟的夷部尚書事事肯淺就處處肯退讓所以能把十八層地獄的利權幾乎攘奪淨盡若有一個強硬正直的人在這裏辦事恐怕非但今後的便宜占不到連從前占的便宜也要雙手送還吾們哩那醫士正要回答忽見跑進一個家人上堂稟報道外面有一個女子手提著頭兒渾身上下都是血跡走至衙門口把頭兒裝好就問小鬼說署中有沒有徐

錫麟小鬼問他什麼就會知道了吾們署中有這徐錫麟那女子道他因爲他是冤枉殺死閻王不肯收留來到陰司已三天了弄的無依無靠日間沒飯吸夜間沒住宿處所苦不勝言因想起生前曾讀過四書五經拜過孔聖或者孔聖肯收留所以跑到聖廟知聖廟也不肯收留弄的沒法幸遇到了一個白鬚老頭兒問吾生前情節哀憐吾指引吾說害死你的徐錫麟現在夷務部署中將要做官了你去尋他便了那家人方纔稟說到這裏忽聽座上人大叫一聲跌倒在地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如何分解

第十七回

盤根底兆南受窘迫

查案卷秋瑾得冤仇

話說那家人稟報衙門前女子的情節忽見堂上坐著一人大叫一聲道冤家尋到了霎時嚇的跌倒在地衆人一瞧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徐錫麟方螳趕忙上前把他扶起方欲問他緣故只見那女子已雙手捧著頭兒在頸上狂奔進內飛步上堂用左手手指著徐錫麟罵道你這殺囚吾給你素不相識你什麼自己作了大逆案把吾也牽引在內害吾吸那鋒利的刀兒痛苦的不亦樂乎今天被吾在陰司尋到須償還吾這條性命方肯與你善罷甘休徐錫麟戰戰兢兢齒亂抖的答道吾吾並不牽引

你不知你爲爲爲了什麼被人家殺死的干吾什麼那女子聞言哼了一聲道事到其間還要想誣賴哩吾好端端的在大同學堂當做教習又不犯什麼法又沒什麼冤仇不是你牽引吾什麼就會把吾捉去正法徐錫麟道這其中必另有緣故吾那裏知道那女子大怒攘臂上前道害的人家如此慘毒還說這般浮話推的乾淨吾今天再給你一死相并拚著做了鬼中之鬼說罷即伸手把徐錫麟的頭從他頸上拖奪下來提在手中徐錫麟冷不防他就搶頭顱的所以全不曾准備見他伸手上來正要兩手捧住已是措手不及凡殺頭鬼像蛇蟲一樣的只須把他頭兒一丟他就如死的一般走也走不動瞧也睃不見此刻徐錫麟要說話這張嘴已被他取去要逃去這兩個眼珠兒又在他手中只像死尸一般呆立在地上方纔看不過忙上前勸解女子道凡事總可相商不可如此惡作劇你把他頭顱取去他的耳目口鼻都在上面叫他也不聽見了罵他也不知道了打他也不會叫喊痛苦了你再同他拚些什麼姚兆南也插嘴問那女子道你是那裏人氏尊姓大名那女子見他是留學生裝束格外看重不敢怠慢就規規矩矩的答道吾姓秋名瑾是紹興人氏吾看你形式必是個出洋的學生你在日本東京也必然知道吾名字的姚兆南臉上一紅忙答道不差吾在東京大學校中

果然聞得大名秋瑾想了一想道你說差了東京是沒有中國人讀書的大學校的只有他們日本人自己讀書的一個陸軍學堂這個學堂中國人一概不准進去中國人的大學校是設在離東京三百餘里的大阪埠的姚兆南一聞此言臉上更是紅去紅來忙支吾道吾原說大阪並不會說東京你自己聽差了秋瑾笑道算吾聽差也不要緊你既在大阪學堂中那邊的形勢必然熟悉的請問那邊的商業場盛不盛共有多少街市多少學堂吾們中國人在那邊讀書的男女共有若干人你請說給吾聽聽好使吾增廣些兒見識姚兆南被他問的無可回答只說道吾是要求科學所以措費東渡到了那邊只專心於學問三年之中從未出過學堂門口所有外間的一切情形都不知道秋瑾冷笑一聲鼻子裏哼了幾哼慢慢兒的說道這樣求學真是難得怪不得死後靈魂兒就好做夷務部的尙書留學界中也好算別開生面的了說罷就把血淋淋頭兒掉了轉去不再同他說話了方蠆道你把頭顱搶去是何道理還是聽吾勸解還了他有話總好商議的秋瑾道不能他是個著名的滑頭吾若把頭兒還了他他只須一滑就連頭帶身滑的不知去向吾再到那裏去尋他醫士見徐錫麟是生就的媚外排中性質將來好幫著他教主做成一番大事業的所以一味想幫他立起身對

秋瑾道你給他不肯甘休不過是疑心他牽引你在革命案內害你吸苦的緣故你們兩個人自己爭論也沒用的還是回到閻王那裏請閻王把你們生前的案卷一翻即可水落石出了秋瑾一聽到也有理就道你們外國人想出來的計較到底比吾中國人略高一頭怪不得你們事事占得便宜吾們中國人處處吸虧那醫士笑道這也全靠中國的幾位大老肯做吾們的鷹犬做吾們的爪牙竭力運計把便宜送給吾們所以吾們能得占便宜倘然朝中有了忠心赤胆保國保百姓不要命不貪錢的人吾們無論有什麼好計較他總不肯受愚也是沒法的秋瑾道這些閒話不必議論了閻王殿現在那裏吾就依你計較同這殺囚一塊兒去見他請他翻案卷罷方蠓不等他說完就接口道閻王宮殿離這裏極近吾就引導你們去罷姚兆南道你不把頭兒還他叫他如何走路秋瑾並不回答只對方蠓道你差人把他扶了走罷方蠓就叫上兩個家人扶著徐錫麟在前一步步的挨走秋瑾左手捧著頸項上的頭兒右手提著徐錫麟的頭兒同著方蠓在後走方蠓臨行時對醫士姚兆南道你們在此坐坐吾去去就來的二人答應於是秋瑾等兩男一女徑出夷部衙走不多遠就望見一片黑巍巍的宮牆高矗霄漢周圍約十餘里宏壯非常遠遠聞鐘鼓之聲方蠓道今天事極湊巧閻

王正在那裏坐朝召見各處城隍土地哩話未說完早已來至宮門外只見人頭擁擠車馬甚夥并有許多犯人或拷著手或縶著腳哭的笑的男的女的少的蠢的美的紛紛不一宮門上站立著許多牛頭馬面或執鋼刀或執鐵叉相貌凶惡方蠃道你們在此稍立吾先去見了閻王把此事原委奏明待召見的各官退出就好進去了說罷即挺身徑入那些牛頭馬面見方蠃進去個個欠身致敬尊聲大人方蠃並不理他們昂然直入不到一刻只見紅袍紗帽玉帶方鞞的人一個個退出宮門之外自有那人家人們上前招呼騎馬的騎馬坐車的坐車一時散的乾淨只剩許多犯鬼待閻王點名勘驗的秋瑾把身體倚靠著宮門口石獅兩個眼珠兒只不住的看著沒頭兒的徐錫麟爲的恐怕他乘間逃去須臾只見方蠃從裏邊飛跑出來手持一片尺餘長寸餘闊的紅頭竹籤口中喊叫道秋瑾徐錫麟進兩個家人聞言攙扶著徐錫麟應聲而進走的太快兩步并成一步走徐錫麟苦於沒有眼睛睽不見地勢高低連跌帶跔的進去秋瑾也趕緊跟著走至大殿之下只見一個人頭戴平天冠身穿黃緞金繡龍袍腰束二龍搶珠的玉帶脚登硃靴面如冠玉三柳長鬚飄揚胸際立於殿陛之上方蠃道閻王親自出殿迎接你們了言還未了只見閻王笑嘻嘻的對秋瑾道秋女士朕因

政事繁多不曾打探魚軒降臨之期有失迎迓深爲抱歉秋瑾忙緊走數步雙膝跪地道秋瑾是一介民婦那好勞陛下王駕接待闍王道吾並不是敬你出身是敬你熱心教育成就人才開中國數千年頑鋼風氣造此大福朕所以不屑屈尊恭候在此頃聞方蠆奏稱你特來這裏控告徐錫麟待朕把你們生前案卷翻出一查就可明白的說罷卽回顧旁邊站立的一個白鬚判官命他到人事房中把二人前生案卷檢出呈覽判官領命去了闍王又分付把徐錫麟的頭兒從秋瑾手中取來給他戴上卽在殿庭中伺候自己親手挽起秋瑾請他上殿賜金椅給他坐了又取茶賜飲秋瑾因爲生前聽人家說死後在闍王殿上吸的茶名爲泥渾湯吸下肚去立刻就把手前所做的事盡都忘却的所以心中懷疑不敢入口闍王見了笑道秋女士你是新學界的人物什麼也迷信那些舊時的無稽之談這是朕格外看重你所以纔賜這一盞香茗尋常人到此是沒有的秋瑾聞言面有慚色自忖道這是吾自己拘泥誣言致被闍王嘲笑都因學識未深之故嗣後須要坦懷待人不可疑心人家致被人家看輕正在自己責備自己之際早見那判官捧著兩疊案卷走上殿中徑呈龍案之上闍王接過先把第一冊的後面幾頁翻閱一過就對秋瑾道秋女士你的被殺並不是徐錫麟害你乃是你

兩世前的冤仇殺你的你自今再不要與他尋讐了秋瑾半信半疑道吾有什麼冤仇卽有冤仇已經隔了一世也不應報復了閻王笑道因爲你把他太惡作劇所以他隔了一世還來報讐說畢就命判官把那案卷遞過來給秋瑾閱看秋瑾接在手中一看只見上寫著道光十六年王士晉因蝙蝠精再世之滿貴香勾引他兒子王仁匡致成瘵疾而死心中憤極卽於三月十六日午時率領多人用大鐵椎椎貴香陰尸直至心窩而死士晉作孽太甚應許貴香於下世報相當之讐

秋瑾閱畢方才心中明白正要問閻王貴香這一世的姓名只見守宮門的牛頭馬面飛奔入內跪於殿庭中奏道外面有巡撫大人靈魂來到閻王正要問他是那一省的巡撫只見一人披散頭髮滿身血跡一步一跌號哭進來要尋覓他的大仇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接巡撫閻王拍馬屁

示懲罰大吏入猪胎

話說秋瑾在殿上看了前世的案卷正要問明滿貴香後世的姓名也好去報他這一回冤仇忽牛頭馬面進奏有巡撫靈魂到來話未說完早見一個人披頭散髮渾身血跡飛奔進內見徐錫麟立於殿陛之下就上前照準他胸口狠命一拳正打在那個窟

籛之中徐錫麟啊喲一聲撲通跌倒那披髮人見他跌倒索性把兩腳踏在他肚腹之上狠命的亂跳跳的徐錫麟像殺猪一般的叫喊閻王見他如此兇狠勃然大怒道殿庭重地何等嚴肅彼此即有冤仇也應該上來控告朕自有陰曹刑法處治他什麼就敢在朕面前逞兇毆打說罷就喝令兩旁站著的厲鬼把那人擒下四個厲鬼應聲下殿剛要下手擒捉只見那人睜目大喝道吾是陽世現任巡撫追封太子太保的大臣那個敢動手四厲鬼驟然聞得此言都面面相覷不敢動手閻王在殿上望著見厲鬼被這人一喝就倒退數步不敢捉拿愈加動怒把手在案上亂拍嘴裏咕嚕咕嚕的說道都是些沒用的死鬼連一個兇鬼也不敢捉什麼好做護衛旁邊還有幾個厲鬼見閻王動怒疾忙下殿對前四鬼道什麼奉旨捉拿的欽犯竟如此怠慢不去動手前四鬼同聲道他自說是個陽世的巡撫大人那個敢捉他後四鬼聞得此言也就呆了內中有個機伶鬼道這人既口出大言吾們去覆奏閻王再候旨意罷於是八鬼一齊上殿把此言跪奏閻王正在怒氣勃勃的時候一聞陽世巡撫四字只嚇的呆了半晌忙親下御座出殿下陛走至那人身傍笑嘻嘻的說道本閻王接待來遲望乞恕罪那人道你就是這裏的閻王嗎閻王道朕正是閻王秋瑾坐在殿上瞧見了甚是好笑心中

自忖道家說中國官場最是勢利。見了微賤的不問情由。只一味的要打要罵。見了富貴的不問曲直。只一味的捧臀掇屁。被外國人笑的一錢不值。豈知陽世勢利陰世更是勢利。一個撫臺到此連閩王都不屑屈尊低頭下氣。怡色柔聲的去迎接他。恭惟他忖度至此。閩王早已牽了那人的手。一同上殿來了。到得殿上。即時分付取兩個全椅排列左邊。請那人上首坐了。閩王自己却在下面陪著。一面分付把徐錫麟帶上。跪於那巡撫面前。閩王先開口問道。徐錫麟你什麼入於革命黨。把上司擊死。徐錫麟道。革命黨以排滿爲主義。他是滿人。自然應該擊死他。閩王道。無論革命黨虛無黨。凡是人類總要講情理。兩字的他既識拔你。給你好差使。也應該有知己之感。不忍受他的心腸。什麼恩將讐報起來。徐錫麟還沒回答。那撫臺插嘴道。吾們滿洲人攬權納賄。一味的欺辱漢人。吾也自己知道。必有惡貫滿盈。慘遭奇禍的日子。只是他要擊死吾。就揀個要害地方。把吾一槍打死。索性爽快快死的好。過這人他不揀要害。偏把槍頭對準吾的糞門。施放還怕一槍不中。連放五六槍。致吾糞門之中。連受槍珠三四顆。弄的不痛不癢。不進不出。至今還在裏面把穀道塞的聲息不通。非但不好。大解連放個屁也放不出了。你想吾難受不難受。說罷。雙手捧著糞門亂跳亂喊。徐錫麟笑道。這

是你們的惡報誰叫你平素勢利專拍人家馬屁。一旦禍患臨頭就使你自己連一個屁也放不出來。這是天意吾放槍時只求把你擊死並不是一定要打你糞門你莫要錯怪了人家那撫臺愈加大怒道你明明是惡作劇事後還敢推說無心今天吾連這條鬼命也不要了。就給你拚個你死吾活罷說罷又提起雙拳起身來打徐錫麟方螳站在一旁瞧了長久至是恐怕徐錫麟真被他打死自己就少了個心腹帮手就上前攔阻道這裏不是打架的地方不可動手他無端把你擊死也已受了殺頭之報現在到了陰司吾們閻王自然也要照例辦罷斷不就此放鬆他的說畢用手把那撫台拖到殿西去坐了自己却走到閻王面前密奏了幾句閻王點頭方螳就傳旨令兩個厲鬼把徐錫麟拖出殿庭拘囚在第一層地獄又指著那撫台對兩個厲鬼道這位撫台大人照例就要投生你們領他到輪回部去報名聽候轉輪罷那撫台聞得投生兩字霎時大喜自忖道吾若能够即時投生只須再過二十年又好。在陽世做大員了又轉念道不知這一世投生在那裏何不向閻王探聽探聽消息於是欣欣然起身離座徑走至御案前閻王見了忙出御座迎接道徐犯朕已發押地獄照例治罪。撫台還有什麼說話那撫台道吾要問這一世投生的地方不知這裏有案卷可查嗎閻王道有

有立刻差判官到輪回部吊取案卷須臾取到閻王翻出遞給那撫台道請你自己看罷那撫台接過一瞧只見上面用大字寫著自己名姓下面小字註著道應投於浙江温州府泰順縣

那撫臺看到這裏縐眉道什麼不把吾投生原籍偏偏弄到南省去而且還隔著大海洋吾聞得温台兩府是極苦的苦地方沒有大富大貴人家的把吾如此大身分投在那邊什麼相稱又轉念道或者那邊自有大富大貴人家因爲僻在海濱吾見聞不廣不知道也未可料的於是又看下面註的道離城二十里十一都方蘭洲家

自己知道這方蘭洲必是個鄉下的大富翁了於是就不看下去把案卷摺疊遞還閻王口中問道這方蘭洲不知是官是商這裏必有他的案卷只須一翻就可明白的索性煩你給吾查一查吾好知道他的家世閻王笑道他的是官是商是富是貴都不干你的事你是享不到他福的何必去查他那撫台道吾投生在他家做他後嗣他的富貴就是吾的富貴什麼享不到他福閻王道貴撫台你把這案卷上所註的看完全沒有那撫台道吾看完全了閻王道你或者漢字生疏瞧不下去嗎那撫台道吾是繙譯舉人出身那個漢字不認識閻王道貴撫既深通漢字什麼這案卷上的字句竟看不出

來那撫台道吾看的清清楚楚什麼說吾看不出閻王聞言仍把案卷遞過來道請你覆瞧一瞧到底是做他後嗣還是不做他後嗣那撫臺接過來重又從自己名姓看起看到方蘭洲家四字再往下一看只見下面還有許多字哩就自己責備道吾方才太粗心了看到這裏就要緊把案卷還他竟不看去豈知他下面還有字哩不知道還寫著些什麼於是又注目看下去口中念道

西○圈○中○白○毛○老○猪○之○弟○三○個○猪○子○應○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出○世

念還未畢不禁大驚失色汗流浹背半晌說不出話來閻王看他如此光景念他總是一個陽世大員就把話安慰他道這不過暫時去應應天命至多一年就好仍回陰司再投人身的有什麼要緊那撫臺兩脚亂跳道暫時不暫時不必管他倒是要吸他一刀的難受說畢就雙膝點地跪於閻王面前兩淚汪洋的說道吾這一世在家出仕都把仁愛待人並未作過一些兒孽還求閻王爺筆下超生把這條勾去吾情願做個乞丐終身窮困的說罷又連連碰頭闔王道這是天上玉帝註定朕不過飭轉輪部大臣照著案卷奉行而已你求朕是無益的那撫台又懇求道閻王爺自己即使不好做主請給吾轉奏天庭求玉帝把這條削去吾就好不入畜道免受一刀之苦閻王聞言咳了

一聲道你還有所不知哩現在凡係貴同鄉死後沒一個不入畜道的或投牛羊或投鷄鴨總難逃一刀之苦朕聞說因爲貴同鄉沒一個不上欺君父下壓百姓致百姓怨氣冲天上干天怒所以玉帝判定這條體例作爲生前的懲罰給許多百姓報讐一概不准求免朕斷不能爲貴撫一人破例求請即使求請也要批駁的那撫台正要開言再求忽聞外面大炮連天人聲鼎沸閻王大驚忙趨步出殿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解讐結懇求女士

串家長壓制冤魂

話說閻王正在那裏同那撫台說這投生之事忽聞外面炮聲隆隆鼓樂齊作就知有陽世的貴族進見疾忙整束衣冠趨步出殿徑至宮門口迎接方出二門只見一夥人約有十餘個正在進來老的少的長的短的肥的瘦的黑的白的紛紛不一都是頭戴大帽身穿公服有的珊瑚頂雙眼翎有的寶石頂三眼翎有的紅絨結頂不戴頂兒的身上穿的公服有的黃馬褂單開氣袍有的團龍褂雙開氣袍都不是尋常官兒的裝束見了閻王就齊聲說道閻王爺吾們同你久不會晤了閻王見了這般人格外的敬重忙答道是諸位老王爺今日難得降臨朕躬接待來遲還望恕罷說畢就側著身體

頭前引導直至殿上早有殿中許多鬼內侍把几椅排設整齊行了賓主相見之禮卽時入座送茶已畢內中有個年老白鬚的人先開口操著漢語說道今日吾們此來有一事要求閻王爺從中周全不知肯俯允否閻王道有什麼事如可爲力必當遵命那年老的人說道聞方才這裏審訊浙江紹興府秋瑾的案件吾們幾個人正爲此人閻王道秋瑾向徐錫麟索償性命由朕把案卷給他看了他已沒有說話大約這案件好結了那年老的人道此刻這人還在這裏嗎閻王道朕正在理這案件還沒理畢忽然又來了個撫台又向徐錫麟索命朕要緊周旋他又耍給他們從中排解所以竟不及顧他了不知他還在這裏不在這裏待朕差人去查問便了說畢就向旁邊站立的鬼內侍用嘴一呶卽有兩個人出殿去了不到一刻就同著秋瑾直上殿來方走至殿陛之上早見那些客人一齊起身對閻王道此刻從外面進來的莫非就是秋女士嗎閻王點頭道不差正是他那些人聞言就大家趨步向前齊向秋瑾深深打了一恭道秋女士吾們久慕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相見秋瑾全然不解忙還了一福道諸位召吾是何意見那些人齊聲說道不肖子孫只想把結上司陞官發財把女士無端殺害吾們做他祖宗的都心中大抱不安所以特來尋見女士當面謝罷還望女士看在

吾們分上饒恕了他罷。一面說一面就肅秋瑾進殿。閻王也在殿門口伺候。見了秋瑾就說道：秋女士，你方才一轉眼間跑到那裏去了？朕正要尋你，忽然又有這幾位要來見你。所以朕特差內侍相請說話之間，大家坐定。秋瑾此時心中早已明白，自忖道：這般人必是蝙蝠精再世的祖宗，無疑了。此刻案已明白，還來見吾做什麼？正要問他來意。那老者又說道：秋女士是惟新世界的人物，發達大度，必不記念著不肖子孫。舊怨的秋瑾道：此案已由閻王爺把前世的案卷給吾閱看，吾與他本有夙仇，只是不應如此慘毒待來世。吾去報他便了。此刻本可暫擱，不必交涉，不勞諸位叨情。那老者道：來世的讐怨報也由你不報，也由你倒不干吾們的事。秋瑾道：來世既好，不干涉諸位就是了。何必勞諸位降臨？那老者道：女士有所不知，吾們這不肖子孫雖然出仕，但位卑官小，歷任的缺況又都清苦，所以非但沒有錢賺，倒弄的虧空二萬多兩的債。自從這一回把你無端殺害，就大動天下人的公憤。不但本地的人不許他做官，就是別個地方也大家不要他去做官了。運動了本省督撫的門路，放了缺，被地方上的學界商界公同一個電報到省說要放他上任。大家一定把他打死，所以上司也不敢放他去。他自己也不敢去，只得再托人代了銀兩到京中去運動，以爲隔了省就不妨事了。豈知

別省的人愈加利害。一見放他的諭旨，就立刻一個電報到京，說若放他到來，吾們也必要把他咬死弄的，又不敢去。現在放蕩空閒無所事事，家中還有祖母母親人口極多，又用去了許多運動費，虧上加虧。自己又沒兄弟子姪家中，只望著他一個人賺錢進來開銷還債的。你想那裏閒蕩得起，所以吾們特來向你叨情求你到那邊放缺地方，揀幾個學界商界的領袖人給他一個夢說明你們兩個人前世的夙怨，勸他慈悲慈悲容吾這不肖子孫到任兩年那邊的缺，極好能够做這兩年債也好還清。家裏也好多十萬八萬到那時就不許他也不要緊了。說罷立起身向著秋瑾雙膝跪下，碰了好多響頭。那同座的許多人見老者叩頭也一齊跪下，跟著磕頭。弄的秋瑾還禮不迭，老者磕好頭起來，指著自己道：吾是他的始祖名遏，落德又回手亂指背後衆人道：這是他二世祖名德昌，這是他三世祖名應增。指說到這裏，秋瑾不耐煩道：吾知道諸位都是他的祖宗，都是金枝玉葉，天潢貴胄，不必煩瑣了。那老者道：吾身雖然未入中國，幸子孫從龍入關，建立大功，故也得封誥崇銜，翎頂輝煌，四時享祭，還求女士念他是大功臣之後，格外原諒，格外成全。吾們子子孫孫斷不敢忘大德。秋瑾聞言笑道：天下那有被他殺害再去給他說情的道理。這種話說只有你們貴族說的。出吾們漢

人是斷斷敢不得這張嘴的吾今生不同他交涉仍放著他在世上自在過活已算他十分造化還要吾給他托夢吾實在沒這慈悲心腸萬萬不能奉命說畢就回轉身軀想往外走去那老者忙伸手一把拖住秋瑾衣服說道你不允也不要緊何必就要出去閻王也說道秋女士既來之則安之朕早要同你談談聽聽外洋風景新世界的人物因爲被案件所阻不能如願此刻案已辦畢空閒無事儘可領教了於是重新大家坐下只見那老者回頭叫一個鬼內侍上前附他耳邊說了幾句話那鬼內侍點頭往外去了閻王就分付排酒一聲號令傳出去頃刻之間已杯盤羅列肴酒紛陳閻王殿上頓時變做一個酒肆了往來應酬的小鬼也不知來了多少一共排了十餘席一人坐一席連方燈及投生猪子的那個撫台也一齊陪坐秋瑾坐的是最上首一席餘外的人都挨著年紀的次序各坐一席方燈總算是主人手下的臣子坐了末席閻王末第二那撫台末第三秋瑾因心中啾不起這般人又見是代人的祖宗所以並不謙遜並不推辭請他坐就坐了酒過三巡大家並沒一句話說若照秋瑾的意思本想吸了三杯就要起身告辭的因見閻王格外殷勤款待不忍拂他美意所以還勉強坐著又過二巡閻王開言道秋女士方才諸位叨情的那件事可否看朕薄面給他辦一辦罷

秋瑾未及回答忽見方才出去的鬼內侍匆匆進來高聲奏闔王道有客進見闔王道請他進來內侍領命須臾領了客人進見秋瑾擡頭一看見來客約六十餘歲相貌清秀頭戴紅頂花翎朝珠補掛胸前一部銀鬚只因老邁龍種步履艱難由內侍扶掖進來走的切近仔細一瞧彷彿像是熟人惟一時想不起在何處見過那客人進了殿先給闔王磕頭闔王並不起接惟欠身說道你來了甚好那客人見過闔王又給衆人打恭請安衆人也並不起身惟方蠓出了坐位同他虛與委蛇了一番秋瑾閉著極爲詫異只見那客人走至面前高聲說道媳婦你還認識吾嗎什麼見了吾居然坐著毫沒一些兒長幼的禮節秋瑾一聽此言忽然明白道原來就是吾的公公怪不得面熟的狠忙起身磕頭道原來公公來了媳婦因多年不見一時生疎竟認不得了還求公公原諒恕吾唐突闔王笑道自己骨肉爭什麼禮節老王快來吸酒罷那人道闔王爺請便老臣還要給吾媳婦說話沒工夫吸酒哩說畢就在旁邊椅上坐了對秋瑾道你是個閨閣千金讀什麼書遊什麼學吾兒子屢次寫信勸你總不肯省悟弄的夫婦不合各自東西八九年不通音問此刻又鬧出彌天大禍非但害了許多人并且連父母官也害在你手中東也不許他到任西也不許他到任弄的不進不出不上不下你自己

那裏過意得去。秋瑾是個極伶俐的人，聽到這裏早已猜透他來意，自忖道：這是他們壓制吾漢族的老手段。因吾不肯答應，就牽家長出來硬壓吾，不怕吾不遵照。但天下的事總要講情理的。家長照了情理，自然不敢不遵。若不照情理，就是家長也沒用的。正想到這裏，只聽方才自稱始祖的長者哈哈大笑道：老王這句話說的中。聽秋女士被他提醒，今後好明白了。秋瑾道：這是他自己要殺吾，不是吾叫他殺的。干吾什麼事？言還未畢，只見他公公勃然大怒道：你這無知的賤人，還敢強詞奪理。你若不犯案件，那個好殺你？閻王忙攔阻道：老王莫要動怒。朕當勸秋女士轉圜，使他仍去。到任做官，就沒有過意不去了。老王故意問道：什麼辦法仍好使這？位賢父母到任呢？閻王笑道：吾們自有辦法，不必你多管。秋瑾道：閻王爺你是陰司之主，理應公正，無私方能制服羣鬼。什麼也仰仗人家勢力串計欺吾？吾知道公公今天到此，必是你們幾位暗地裏叫他來用強硬手段壓制吾。你們却又假作勸解，引誘吾答應。吾秋瑾到底不是五尺童子，那裏欺瞞得過閻王。聞言，霎時老羞變怒，正要發作，忽吏務部鬼卒飛報進殿說：英國教主有哀的滿教書到。閻王聞報，大驚失色。方體更是憂急，不知所爲。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下戰書君臣籌計

因換腦醫士被脅

話說閻王正因秋瑾出言挺撞勃然大怒忽聞鬼卒飛報英國教主已調無數兵船從
孽海駛進苦海口差人來下哀的滿教書限二十四點鐘開戰閻王失色道他爲著什
麼忽然同吾決裂呢方蠓道別的沒有什麼好決裂惟他從前要開尖刀山金礦豐都
府銕路及這一回的轉輪權吾們都攔而不答大約這一回的決裂必是爲此閻王道
尖刀山那是拘留陽世欺君罔上賣國殃民許多人靈魂的如若把這座山讓給他開
礦那些罪犯安放到那裏去至於豐都府城是個陰司的大都會十八層地獄的商鬼
都在這裏開設鬼店房屋鱗次櫛比街道狹狹所以名爲奈何路若再容他鋪設銕路
那裏還有餘路好走這兩件事情斷難照辦的朕想目下好勉強答應他的還是那個
轉輪權到底於吾地府中沒甚關係的方蠓聽說閻王肯把轉輪權給英國正中心懷
自忖道英國教主他的意思本只要這個轉輪權鐵路開礦不過開開口罷了並不是
一定要的吾初以爲閻王必知此中利害斷斷不肯的焉知他倒答應了但這樣大權
豈可輕意讓給人家必得想個法兒私下爲難教主必然差人來同吾關說吾就好於
中取利了正在想的出神閻王問道方卿你的意思如何方蠓道臣也在這裏想此刻

他兵輪既已開駛到苦海預備開戰決不肯空手而回必得答應他一二事才好和息仍舊言歸於好而三事之中還是這轉輪權最沒關係只好把這沒關係的答應他餘外的兩件只推說陰司鬼民都不肯答應只好緩幾年再行商議如若他將來再來交涉吾們再想說話去回答他閻王點頭道你的計較正合朕意你就出去給那些部中臣工商量妥當辦一個文書選一個熟悉外交能言會語之人到他兵船中給他講和辭氣措語只好卑。屈。些。婉。轉。些。切。不。可。同。他。崛。強。如。若。決。裂。下。來。吾。們。既。沒。海。軍。又。沒。砲。臺。他。長。驅。上。岸。如。入。無。人。之。境。吾。們。十。八。層。地。獄。豈。不。盡。要。做。他。植。民。之。地。你。切。須。小。心。莫。要。大。意。方。蠃。領。命。卽。時。辭。了。閻。王。別。了。衆。人。出。宮。此。時。已。有。車。候。著。上。了。車。一。路。徑。奔。部。中。到。得。衙。門。首。自。有。看。門。鬼。卒。接。收。車。馬。他。下。了。車。趕。緊。入。衙。到。大。堂。之。上。只。見。姚。兆。南。正。同。那。醫。士。坐。著。說。話。徐。錫。麟。靠。著。牆。壁。方。蠃。一。想。徐。錫。麟。早。被。閻。王。發。在。地。獄。中。拘。禁。什。麼。還。能。到。此。心。中。十。分。詫。異。就。不。及。招。呼。他。二。人。趕。過。去。一。把。拖。著。他。道。你。什。麼。就。能。來。此。只。見。徐。錫。麟。並。不。回。答。仔。細。一。認。方。知。不。是。真。徐。錫。麟。就。是。方。才。醫。士。從。機。器。中。搖。出。的。替。身。此。時。二。人。早。已。起。身。姚。兆。南。先。開。口。道。方。翁。吾。方。才。打。發。人。來。奏。明。閻。王。的。事。你。已。領。得。閻。王。旨。意。沒。有。現。在。有。他。教。徒。在。此。如。有。主。意。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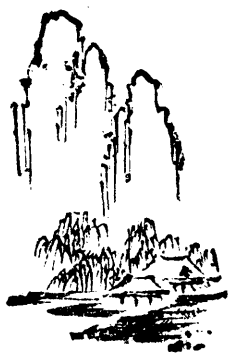
可同他熟商請他居中介紹原來那醫生見姚兆南熱心富貴知道他可以利動所以趁方蠃入朝的時候早已把他勾引在一鼻孔商量著用話欺嚇閻王方蠃使他不取不依所以方蠃一到姚兆南就探聽閻王的旨意豈知方蠃也是個大奸大惡也想於中取利的人那肯說真話就假意繻眉說道這位閻王爺真是糊塗不知利害的人家兵船已在自己海口還是執迷不悟連一件也不肯答應吾諫了長久無奈他堅執自己主意總不肯通融一些兒吾弄的沒法只好退出來尋你商量不知道你有什麼好主意姚兆南道吾的主意除了答應他一二件別沒有退兵講和的法兒那醫生也插嘴道這事只須閻王肯答應一二件吾包可勸吾們教主和平辦理如若堅執不允一過二十四點鐘兵船就要開炮到那時再要懊悔就來不及了姚兆南道到那時吾橫是受職沒辦事好跑的方尙書他是辦理交涉的首領又任事多年就是要跑也跑不了方蠃笑道現在那有真正忠心爲國的人時世太平自然靠這官兒賺些家司倘有患難這十八層地獄到底不是吾的家產千吾什麼吾自然也會領著妻子棄了官兒逃避的姚兆南道你要逃避閻王爺拖著你不許你逃避你將什麼方蠃笑道到了這時候還有什麼國法他如若要拖吾吾就不認他做君臣同他翻臉再不然吾索性投

降。教。主。做。個。裏。應。外。合。把。他。擒。獻。非。但。吸。不。著。患。難。還。好。因。此。得。功。受。大。大。的。賞。賜。哩。
醫士笑道你們中國人的性質真是難得什麼大小上下都具著這樣心腸這是上帝
要開宕吾國事業的緣故尙望諸位始終抱定這個宗旨莫要改變姚兆南也笑道你
莫要痴心妄想你可知道現在陰司的百姓風氣開通東也開學堂西也開學堂大家
都講求實學結成團體程度漸高比不得從前了所以前者你們教主要在奈何橋邊
開作通商口岸許多百姓就大動公憤羣起爲難闔王同大臣們都已答應簽押復因
玩不過他只得仍作罷論至今不得成功你莫要因吾們做官的個個肯賣國個個肯
給你們做奸細就把百姓也看輕了醫士聞言歎息道這是吾也知道的若使這些百
姓投到陽世去做了陽世的官兒吾們還有什麼好處可以希冀所以吾們教主天天
在國中商議總要想個法術把他們抱的性質一齊改變的像做官的一樣方好話未
說完只見外面忽然擁進二三十人來男女老少紛紛不一衙前守衛的鬼卒攔阻不
住只得跟著在後面口中叫喊道不好了不好了這些人要反了方蠟方欲喝阻那些
人早已上堂只見爲首一老人指著方蠟姚兆南回頭對衆人道這兩個就是夷部尙
書得了英國賄賂引進那個洋鬼來把吾曾孫換腦換心的說罷就見幾個老婦擁

上前且哭且喊道吾子孫同你無怨無仇你什麼要害他到這個田地地方蠃姚兆南剛要分辨早被老婦各人拖著一個掌嘴的掌嘴拳打的拳打腳踢的腳踢那醫生見勢不佳忙矮身躲在桌兒底下嚇的亂抖豈知早被衆人暗見就跑至桌邊伸手一把拖著他的耳朵牽至桌外舉著亂拳就打許多衙門鬼卒那裏走的上約打了數刻鐘已把三人打的頭破血流渾身青紫方才罷手各人又從身畔取出三條繩索兩人幫一個把他三人一齊幫起推在地上那爲首的老人指著方蠃道你只知道得賄不顧人家祖宗的苦處吾們姓汪的七八代修功積德方才修得這個富貴兩全福祿齊備的曾孫現在方要轉輪投生到陽世去顯祖揚宗封妻蔭子光大吾們姓汪的門第你應該念陰司同寅之誼幫助他教他將來忠心報國名垂青史方是道理什麼勾引洋鬼騙誘吾曾孫到你家中用邪術把他好腦兒換去還要抽去他赤心把黑心給他如若他到陽世去憑這黑心去做官非但他自己性命難保連吾們祖宗的骨兒也要被人家掘毀哩幸虧吾知覺早跑到你家中把他救出這好好兒的赤心還在他肚子裏沒被你們偷去還算不幸中之大幸但腦筋已換伶俐的性質已變成呆笨一些兒不知利害不知顧忌了說至此有老婦插嘴道這種不知廉恥不顧人家苦樂的無賴給他

說什麼吾們只須把這洋鬼拖回家中限著他仍把曾孫的腦筋還吾們仍給他搖進頭中物歸原主吾們就饒他死如若不還吾們把他置之死地醫生聞得此言自忖道他原有的腦兒早被機器抽成空氣四散去了那裏還的他出來但如若不答應他他真把吾殺死即使教主出場同閻王交涉把他們抵命也是無益的了哦有了吾何不將機就計一口答應他放著胆到他家中只說復還他腦筋索性把他那個赤心換去橫是他們一時看不出來的吾把他換了立刻動身回國及至他們覺察吾早已遠去追也追吾不到害也害吾不得這個黑心換了進去抽也抽不出摘也摘不去只好帶著去投生他如果帶了黑心去投胎不怕他不幫吾英國做吾們的鷹犬做吾們的爪牙吾這個大功仍舊成就也不枉了教主差吾一場主意想定即開口道吾情願給他把腦筋換還求你們不要難爲吾那老者道你肯換還就是了吾何必同他爲難但須把他原物換進復還他本性如若仍把壞東西給他非但沒有益處倒要多吸一番苦吾那時覺察了就加倍治你的罪那醫士道這是自然吾們英國素來以信實爲主從未欺騙人家答應你換自然把原物還他那老者道旣如此走罷於是就擁著醫士立刻出來一刻兒也不許停留走了約有二三里早已到了姓汪的門首那醫士抬頭

一看只見大門上面挂著許多匾額有藍地金字的有白地黑字的有橫的有豎的約四五塊上邊寫著舉人進士經元等字樣大門之內兩旁插著許多紅地金字的高脚牌約有二三十對之多。這規模氣象竟是個大紳士人家正要踏進大門忽聞街東有掌號之聲那醫士聽的出這聲音是本國的軍樂隊心中十分詫異正要想上前窺探只見許多小鬼狠命飛跑口中喊道外國兵殺到了快快逃難罷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出版

不許翻印

(地府志初集)

定價洋四角

著作 葛嘯儂氏

印刷所 集成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集成圖書公司

發行所 開明書店

申昌書局

外埠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漢口山西及各大書局

點石齋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五號

上海南京路五十三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9617B

1620821